

夢 離

著 易 丁



8125 行刊 社版出益華





1947

天空光燦燦的，一絲雲彩也沒有，太陽像一團烈火，把樓前的那已經褪色的紅漆扶欄晒得都有些炙手。雖說不時地也飄過來一兩陣熱烘烘的微風，可是剛把窗外的幾絲垂柳拂動了兩下，却又急溜溜地蛇似地不知鑽到那兒去了。

「哼，今天準又有警報！」

裴紋子小姐又脚地平坦地仰在自己床上，自言自語地。她自從早晨聽到梁素潔訂婚的事以後，心神就異常地不安起來，這件事就老是在她腦中來回往復着，怎樣也拋棄不開，一個整上午就恍恍惚惚地在宿舍里悠蕩過去了，連自己也不知道做了些什麼。現在她手里正捧着一本唯物戀愛觀，看樣子只不過才翻了十幾頁，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書的內容並不像書名那樣引誘人，還是心緒不寧的原故，她失望地把書向脚頭一扔，就攜起兩條細長的像黑絨似的眉毛

，幽幽地受了委曲般地吁了一口氣。

「真是，這鬼天氣，才不過是三月呀，就這樣燥熱！」

霍地，她不耐煩地爬了起來，這動作使坐在窗口小桌前和她同年級的林志昭吃驚地回過了頭，她一看並沒有什麼，就接着又低下頭看她的書去了。

鐘

她舉起手將拖到臉傍的還帶有電燙痕迹的金黃蜷曲的頭髮向耳後捋了捋，接着又用左腳跟支持着全身重量矯捷地旋了一個圓圈，右脚尖就有節拍地在地上點了兩下，於其便輕輕地哼着流行的電影歌曲，向林志昭那邊走去。可是一低頭就像突被毒蜂螫了一口似的，尖聲地叫了起來。

「這鬼衣服，這鬼衣服！」

原來她發現了穿在身上的那件藍布制服，因為睡了一會的原故，已經纏褶得像一張苦老太婆的臉了，她一轉身堵起小紅嘴唇就像是和誰生氣，把衣服一半是解一半是扯地拉了下來。

「這鬼衣服，不長不短的，真像是尼姑穿的！」

她像扔籃球似的把那件尼姑衣服向床上一拋，自己也像扔籃球似地，敏捷得如同一隻飛在空中的銀鴿子，撲到林志昭面前。

「你看，林志昭，你看我。」

林志昭覺得眼前陡然一亮，開頭她僅僅地辨認出一個S在她的眼前婀娜地微微搖晃着。再定睛一看，這才漸漸地辨認出這S形上半節是裹在一件袖口僅及腋下的白綢襯衣中，里面顫動地豐滿地小丘似地鼓突出來，緊繃繃地像要把衣服炸開來一樣。下半節則是在那最纖細的地方繫着一條三角形的短褲，再往底下，就交叉着兩條起伏着曲線的大腿，圓滾滾的套在長統絲襪里面，閃着耀眼的亮光。

她好奇地微笑着，對這S形從頭到尾地打量起來。

「怎麼樣，林志昭」裏紋上一隻光膀子又在三角形短褲上面，另一支光

膀子支在頷下，嫵媚地向她嬌笑着。紅唇裂開來，就露出兩列雪白整齊的細齒。

「美極啦，明星，美國明星——真是，又香豔；又肉感！」林志昭說到最後兩句就忍不住滑稽地笑起來。

難

顯然地，這幾句話雖說是開那個的玩笑，但却能使那個感到某種心理上的滿足，可是，這滿足她是不能正面表示出來的。於是——

「你這促狹鬼，要死啊！」

罵

她迅速地移動了原來擺好的姿勢，就嬌嗔地，像個七八歲小姑娘和母親淘氣一樣，一下子把林志昭緊緊揪起來，扭打起來，還咯咯地笑着。

「好好好，算我說錯了，別鬧別鬧，小姐——請你吃花生米好不？」林志昭說着就從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米來，里面還夾着些紙屑。

「噍噍噍，稀齷稀齷！」那個撇着小紅嘴唇就向後退了兩步。「你這人，

怎麼一愛吃零食，才吃過飯呀！」

「噲噲噲」，林志昭就怪不好意思地又把花生米收進衣袋。接着就挺溫存地叫她趕快穿衣去，這樣着了涼可不是玩兒的。

「不，我不！」那個撒嬌地把脖子一扭，烏黑的眼睛一閃一閃地。「這鬼天，真熱死人。」

「別發燥呀，靜一會兒，靜一會兒就好了。」林志昭的眼睛又碰上剛才看的那本小冊子。「對，我還要把這本書看完——只有十幾頁了，一會兒工夫！」說着說着，頭就低下去了。

那個抱着兩隻光膀子，無聊地站起來，順手就翻了翻林志昭手里的那本書。

5
「又是這些硬性的，你怎麼看得下去呢？」她好奇地問詢着。「你這人真怪，沒有事就亂跑，跑回來就看着這些書，要是我可不行。」

那個只微微地向她笑了一笑。兩個酒窩兒就逗人的在她腮上一隱一顯地。她卻惘然地倒在床上去了，順手拉過那件尼姑衣服蓋在身上。

她想睡一會兒，可是無論怎樣也睡不着，梁素潔訂婚的事像在腦中生了根似的怎麼也拔不出去。

羅

「唉，梁素潔也太可憐了，那樣頑固的家庭。」

她想起那個可憐的朋友來，頰長苗條的身軀，長長的頭髮一直拖到肩頭，瘦削蒼白的面龐永遠蒙上一層憂鬱的輕紗，就是笑的時候，也只是把嘴角微微掣動一下就算代替了。一雙動人的水汪汪的眼睛里常常像包孕着兩泓清淚，似乎有無限的哀曲和哀怨蘊藏在里面，沈默長時期的跟着她。這沈默卻並不是令人討厭的孤僻驕傲，而是一種受了欺負似的忍氣吞聲，像一個可愛的姑娘無原無故的被媽媽罵了一頓，怯生生地不敢出氣一樣，叫人見了更覺得可憐可愛起來。

「爲什麼她這樣怯懦呢？胆量上哪兒去了呢？」

裴紋子爲了這位可憐的朋友困惑起來了。她想要是她的話，早已登報和家
庭脫離關係了。自己已經達到婚姻自主的年齡，父親憑什麼不取得同意就代爲
訂婚了呢？而且還是和一個從未見面的陌生人訂婚，這簡直是比睜開眼睛說夢
話還要可笑的事。可是這可笑的事梁素潔居然沉默地毫不辯駁地像是默認了，
只有含着兩行淚啞啞地告訴別人！

繼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周圍的一切，似乎都在逼我走這條路，我要反抗
，可是我卻摸不出反抗的道路來，我有什麼辦法呢！」

鶯

裴紋子想到這裏有些憤怒了，她憤怒這個朋友的軟弱和怯懦，爲什麼會沒
有辦法呢？反抗的道路不是明明白白地放在眼前麼？自己怯懦得不敢朝這方面
想就是了，什麼沒有辦法？

7

她氣沖沖地站了起來，又向林志昭那邊走去。憤怒在她的兩頰加上了一層

紅暈，像兩隻半熟的蘋果，黑大的眸子里閃耀着晶晶的亮光。她兩手抓住林志昭的肩胛，急劇地搖晃着：

「哎哎哎，這鬼書，有什麼看頭，我跟你說話，說正經！」

「嘖！唉！……你這位小姐。」那個不待已地放下了書本，無可奈何地看

着她：「什麼話，說呀！」

「你知道」，裴紋子坐下來，手撐着腰，「梁素潔訂婚了。」

「這還不好嗎，我們又有喜酒吃了。」那個若無其事地淡淡地往她嘴裏丟

進一粒花生米。

她這冷淡的態度使對方感到有點不得勁。

「你看，你這人！又不問清楚。」裴紋子語調有些不高興：「人家訂婚並

不是自己同意的呀！」

「那解除婚約好了：還不簡單得很！」那個仍然是滿不在乎地又丟進一粒

花生米到嘴里。

「事情有這樣簡單就好吶！」裴枚子不滿地斜睨了對方一眼。接着就感情激動地把這不簡單的道理向林志昭述說起來——梁素潔家庭頑固得很：父親像是個吃人的魔鬼，而家里的人們和親戚又都是這魔鬼的幫凶，一反抗，準就得分離家庭關係。梁素潔是那樣的軟弱怯懦，要她這樣做，殺了她也辦不到的，可是她又不甘心，不情願——是呀，這樣大的事怎麼能媽媽虎虎的就「甘心」情願」起來哩！

「你說，這怎麼辦？」她興奮地說完了這一段，就攤開兩隻手擺動了幾下，手指上寶石戒指閃灼灼地像黑夜裏一顆亮星。

「這可沒有辦法。」林志昭聽着似乎感到一點興趣了，就微笑地搖着頭。「結婚好了——反正不過是那麼回事！」

這兩句意外的答覆，使裴枚子簡直不敢相信是林志昭嘴裏說出的，林志昭

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呢！

「怎麼？你贊成她結婚？」裴紋子睜着亮晶晶的眼睛直瞪着對方。「你這人，簡直是……」唉，三年老同學，連一點同情也沒有麼？」接着就像是有無限感慨地太息了一聲。

難

那個仍然是冷靜地笑着嚼花生米，她似乎把裴紋子的起伏波動的感憤，當做一幅圖畫，在欣賞起來，分析起來了。

「你說有什麼辦法呢？」她悠閑地柔和地問：「反抗麼，反抗以後呢？梁素潔找到她自己應當去的路嗎？」

「我不懂你的話！」那個好像氣還沒有平息下，「反抗就是反抗，脫離家庭就會餓死不成？而且三個月後我們就畢業了呀，一個高中畢業學生，就找不到一個維持生活的工作麼？我不信！」

「好吧，就算找到工作 找到以後呢？」林志昭這回可嚴肅起來了，但是語調

仍然維持着她的一貫的溫和。「一個波傳統勢力壓得喪失了反抗力量的封建小姐，根本又沒有看見新的力量產生的根據，一下子解放出來，她的困惑彷徨比沒有解放以前還會更利害。你喜歡演戲，你大概看過易卜生的「娜拉」，你大概也看過「娜拉走後怎樣」那篇文章——娜拉走出來就找到了工作還不是被人看成小鳥兒嗎？何況梁素潔還沒有娜拉那樣的勇敢！」

「你這話說得太遠了。」

「還是遠一點，可是這是問題的癥結呀！」她咽下一口唾沫，把手里的幾粒花生屑丟去。「依我看，首先還是要改變自己，像梁素潔那樣的人，意識上的問題太多了，太多了，得徹底地從本質上洗刷一番才行……這就是說要把舊的梁素潔整個的摧毀了，重來製造一個新的梁素潔，不這樣的話，即或就是這回能反抗成功，將來的問題，還有的是！」

「噯噯噯，算了算了！」裴枚子氣似乎平了一些，可是又有點不耐煩了。

「越說越遠，我問你，現在她應該怎樣辦？就是現在！難道真依你的話，去結婚不成？」

「那是說着玩兒的。」林志昭略帶歉意地笑了。「不過我總覺得這些是枝節問題，只要她自己能澈底改革，她自然會有辦法去處理的，用不着我們擔心。現在要我們擔心的，就是如何去改變梁素潔，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改變梁素潔，這點裴紋子是非常同意的。可是怎樣去改變呢？改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呢？裴紋子可沒有仔細及慮過。林志昭說的這一番話，在她聽來也還算是有點模糊，不過她也明白，林志昭所說的「改變」，和她所想的那個「改變」是有着差異的。在她想，要「改變」梁素潔，不過只是把她那些怯懦的綿羊般的性格，以及憂鬱的林黛玉式的模樣改換改換，變成一個活潑跳動像她裴紋子一樣就行了，至多再把那些所謂「封建氣息」革除掉，（這點有時她還覺得可以不必，因為她很愛這點風味，她覺得自己在這方面還欠缺一點呢！）和

家庭反抗一下，決裂一番，這就儘夠了。至於以後呢，天下男人有的是，堆在你旁邊像夏大蠶缸里蛆虫蒼蠅一樣多，只要你稍稍給他們一點顏色，就自然會像蒼蠅戀着死老鼠似地，向你鑽來，飛來，你可以像在百貨商店挑選高跟鞋絲襪子一樣地隨便挑好了。

雞

她裴紋子自己就是這樣的，她今年十九歲了（她告別人可永遠是十七。）她認識的男朋友比她的年齡還要多到一兩倍以上。她很喜歡夾在那些被她稱為「蛆虫蒼蠅」的男人堆裏玩，但是到現在她還沒有選中一隻「蛆虫」「蒼蠅」，她的意思是不願意把自己一生最幸福的時光消費在一個人懷里的。朋友們說她是玩弄男性，這點她雖然不承認，可是也不反對，總是微笑的說：

鸞

「爲什麼不可以呢？要說是我玩弄他們，那他們不也是玩弄我麼？」

說了以後，她仍然是毫不改變的任着自己高興地那樣做。

她的生活一直是愉快舒服的。只有一次，那是抗戰開始的那一年，她跟着

父親的工廠四平八穩地，像做一次旅行一樣地來到後方，於是她就到處逢人說她是難民，而且苦著臉向人訴苦：

「我是逃難來的呀，瞎瞞瞞，逃難，你沒逃過吧，真苦真苦！」

就在她「逃難」後兩個月，她就被介紹到這個中學來念書，父親的工廠也恢復了，營業比戰前還要好，無論物價怎樣地高漲，永遠也影響不到他們的家庭生活。她父親是一個比較開明的企業家，對於子女們一向是採取放任態度的，於是裴枚子就無憂無慮地像個公主似地生活下去。

不過，有時她也感到一點莫明其妙的惆悵，會想到人生究竟是爲什麼這問題上來。當然，她是相信那些唯心論者的說法的，這些理論太玄了，她不懂；而且，唯心論，也太不時髦了呀！於是有一部份人就告訴她另一些道理，開頭的時候她倒是聽得津津有味而且贊成的，可是等到她一想到自己也要這樣去做的時候，就又有點猶豫了，甚至悲哀了。不過這些，都是一個極短極短的時期

，別的事一來，比如說看電影看戲，或是同男朋友玩兒，甚至於化裝的時候，就會忘記得一乾二淨的。今天爲了梁素潔憂愁了這麼大半天，在她倒還是很少的事。可是却偏偏意外地又碰上了林志昭提出這麼多嚴重問題來，這可把她爲難住了，她以前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會有這些問題的。

「你說，梁素潔可以改變過來麼？」她繼續地問林志昭。雖然她對於林志昭所謂的「改變」，並不完全了解，可是另一種願望使她這樣問。

「很難很難，」林志昭挺認真地搖起頭來，「這裏的環境太壞了，你看，我們的抗戰已經三個年頭了，這學校里有一點抗戰空氣沒有？一個已經習慣地屈伏在舊的權威下面的人，在這樣環境里是很難把過去完全改變過來的，當然，這不是說絕對沒有辦法，得慢慢地來。」

「假使真地改變不過來呢。她那軟弱的性格？」那個像孩子一樣地似乎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了。

「我想該不會吧，」林志昭把握不定地說。「假使真的不能改變，那這是我剛才開玩笑的那句話，結婚！反正像她這樣情形的人多着呢，等到社會歷史的進展來替她們解決好了。」

「你說像她這樣情形的人還多着，是些誰呀？我怎麼沒有聽說？」裴紋子忽然緊張起來，像打聽一件祕密似地神祕地低着聲音。

這模樣使林志昭不禁吃吃的笑起來了。

「我的小姐，你真是小姐呀！你只看到你們小姐的一羣。」林志昭一隻手落在她的肩頭，你就不想想看，那許多農村里面的女人是過着怎樣的牛馬也似的生活呀！」

那個似乎感到臉上熱烘烘地，就低下頭一聲不響了。這些非人的牛馬也似的生活，她雖然沒有親眼見過，可是却聽老媽子們說過的。怎麼高才竟沒有想到哩。

現在她有點佩服林志昭了。別看這麼一個樸素的對於學校功課不大用心的姑娘，知道的可真不少呢。是誰告訴她的呀？真奇怪！於是她就奇怪而又滿含愛意地瞟了林志昭一眼，那個正若有所思地在凝神地坐着。

這時，和他們同班的做她們喊做「童工」的邵培蹣手蹣脚地溜了進來，一
姪
看見她倆的模樣，就——

「咳，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邵玲頑皮地稚氣地聳着肩頭，食指放在嘴邊一動一動地指着她們。深長的
鸞
睫毛眨呀眨的，里面像藏的一潭清澈的水。

「小鬼，唬人一跳！——什麼時候鑽進來的！」斐紋子又把尼姑衣服披上了。
邵玲像隻伶俐的小貓，敏捷地跳了過來，神氣十足地向她臉上瞅了幾眼，
裝出付機警的樣子，像個偵探似的。

17
「我曉得了，你們在講戀愛，一定！」她迅速地轉過身，挺熟悉地把斐紋子日

常用的那面小圓鏡子拿了過來，放在她們面前。「照照看，照照看，你們這神氣。」

「小娃娃，」裴紋子老氣橫秋地像對一個三歲小妹妹。「你還是『童工』嘛，你懂得什麼叫做戀——愛！」

鄧玲在她們班上是最小的一個，天真，稚氣，活潑，使一班朋友們都喜歡她，把她當作小妹妹般地愛撫着。每逢大家一談到關於成年人方面的問題，總說鄧玲還是個小妹妹，不懂得，不了解。可是鄧玲呢，對這點就最不高興，雖說有時她也是的確不大明白，不過——人家也是高中快畢業了呀，爲什麼在這方面不能和你們一樣呢？於是她就一把揪住裴紋子。

「我爲什麼不懂，我爲什麼不懂！」

接着她又把兩手又在腰脅里，挺起胸脯，歪着雪白的脖子，腳後跟向上一墊一墊的。

「你看，我還是小娃娃嗎？」她偷偷地向林志昭看了一眼，像一個小孩子

在生人面前說了一句話，自己不知道究竟對不對，就看看母親的神色一樣。

林一昭忍不住縱聲地笑了，就愛憐地把她拉到身邊，親切的告訴她。

「坐下坐下，小珍，我們不是講戀愛，我們是在講比戀愛還進一步的婚姻問題，梁素潔的婚姻問題。」

繼

「呵，梁素潔！」小珍坐在椅上，腿太短了，兩隻腿就懸空地垂着，她就有節拍地前後擺動起來。「她訂婚了，我剛才還從她那兒來呢，唉，真可憐，一直在哭，我勸了大半天，她還是在哭。」

鸞

小玲眼睛一眨一眨地，深睫毛有生氣地閃動着，話就像開了閘的水一樣瀉出來！

「真奇怪，梁素潔那個人不知道爲什麼那樣愛哭，上課也哭，下課也哭，白天也哭，晚上也哭，有人和她談話也哭，沒有人的時候，還要照着鏡子哭！你們說：奇怪不奇怪？她爲什麼那樣愛哭呢，我真不懂！」

像一陣叮叮咚咚的鋼琴交響樂似的，小玲一口氣把她要說的話說完了，就仰起頭先掃了林志昭一眼，又轉過來看姜紋子。

「你不懂麼？這就是因為你是個小娃娃！」林志昭像一個老帥一樣，微笑向她不住地點頭，兩個圓圓的笑渦又在腮邊隱隱地現出。

小玲這回可沒有理由來反駁了，只攏起小嘴賭氣似地不做聲。

姜紋子也勝利地笑起來，她正在貪婪地看着林志昭腮邊的兩個酒窩，就不禁由衷地羨慕起來，嫉妬起來，便不自覺地伸手到自己腮上摸了一摸。心里在想。

「我要能有這一對酒窩兒該多好！」

可是看着看着，這對酒窩兒就漸漸地在她眼前消失了。

「僅在這里坐着有什麼意思！這悶熱的天，走走走，上梁素潔那兒看看去。」林志昭說着就打開抽屜，抓出一把花生米塞在袋里，領着頭走了出去。

梁素潔住在樓底下宿舍里，這時她正捧着一本很厚的書在心神專一地看着

，一面還不住拿着手絹拭眼睛，那是一塊粉紅綢子做成的，上面還繡了一朵小白花。

林志昭一進來就把書的封面打開，那上面橫排着三個大字：「石頭記」

嬾

「爲什麼老看這些書呢？她繡起修長的黑眉，「你好像看過好幾遍了——奇怪，近來同學們都喜歡看這些『石頭記』呀『XX外史』的！」

梁素潔不自然地勉強向她們苦笑了一下，接着悽然地顫聲地問：

鶯

「你們看我會不會像那裏面的人物？」說完眼兒又漸漸的紅潤起來。

「曖曖——算了吧。」林志昭平時對人一貫溫溫和和的，這回子有點不耐煩起來。「我看你還要像林黛玉呢！」

「梁素潔，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小玲像個大人樣的安慰她：「你看過第四十一沒有？你要學那個馬，馬，馬……」她「馬」不出來了，這個外

國女人很可愛，可是名字却那麼撒扭。

「噢噢噢，想起了——馬柳特加！」她高興得像小孩子找到了洋娃娃似地，「我將來就要做一個馬柳特加的。」她得意地擺動着腦袋。

梁素潔似乎並沒有聽到這些，一顆顆圓而透明的東西，映着日光從她的眼裡掉到地上，她只顧拭眼淚去了。

裴絨子像有心思似地旋轉無名指上那顆寶石戒指。「石頭記」和「XX外史」她都看過，可是那裏面的人物和她都很生疏，所以也就並不感到怎樣有趣。至如第四十一呢，那是她前天無聊的時候翻過一遍的。那個什麼馬柳特加粗莽得像一條沒有感情的野獸，她不但說不上什麼喜愛，簡直覺得這種人物可怕得很了——所以當林志昭和小玲拿這些勸勉梁素潔的時候，她竟找不出幾句安慰的話來，只有無聊地翻來復去地轉轉戒指。

「哎呀，我這人真該死！」小玲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本來是約你們一陣

到城外去宣傳兵役的呀，學校不是把我們派在一組麼？嗨，竟然忘記了。」

她頑皮地向裴紋子指指點點的。「都是你的事，什麼戀愛戀愛的，把我鬧忘記了！」

「唉，戀愛，誰先說的呀」裴紋子斜睨着她媚笑着。

「不要吵，不要吵，現在去還不遲呀！」林志昭就站了起來。

「你去不？」裴紋子這時才找到一句話問梁素潔。

那個只搖一搖頭。

「去去也不壞呀。」裴紋子極力從惡素潔一陣去。她始終忘不了警報，說

是今天這樣大晴天準有警報，帶着宣傳兵役去躲躲警報也是很好的。

可是林志昭却和裴紋子的意見不一樣，她主張梁素潔在學校里好好地休息休息，不過就是不要再看什麼「石頭記」呀「XX外史」的，惹出許些無味的眼淚來就是了。

結果梁素潔還是留在學校，她們三個一同走出了校門，可是不過才走了三五步的樣子，裴紋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呃，你們等一等，我回去洗個臉就來，你看這臉髒得成什麼樣子呀！」說着她就一陣風似地回過身，後腳壓着前腳成一條直線地向里而走去。快要轉灣的時候又回過頭作一個媚態，「一會兒工夫」！聲音像銀鈴般的被拋在牆角里。

小玲的目光一直把她送轉了灣，就回過頭向着林志昭撇起小嘴角上兩條蠟鶯紋，不屑地做了一個鬼臉。

那個只無可奈何地答覆了一絲乾笑。

一刻鐘之後，裴紋子才帶着一股濃郁醉人的香氣走了出來，陽光映在她那粉白潤滑的臉上，鮮紅的小嘴唇像一顆發亮的熟透了的櫻桃。

這三個朋友一同浸沐在春天的暖洋洋的和風中向城外走去。

天氣像時局一樣地變幻莫測，前幾天那樣熱燥，簡直叫人疑心夏天來了。可是接連着幾天的纏綿春雨，氣候竟又變得像深秋一樣，早晨起來，穿了兩件夾衣還直是哆嗦着打冷戰。

雨正在像一條絲似地不斷地下着，看樣子今天一定又不會晴的了。

早晨第一堂英文課林志昭沒有到，一搖下課鈴小玲就像一隻兔子似地跑到宿舍里去找她，可是出乎意外地林志昭一大清早就冒雨出去了。

「這樣大的雨，還跑到哪兒去了哩！」小玲奇怪地探索着，失望地又走回課室去上第二堂課。

林志昭這人倒真像小玲所想的有點奇怪。她是去年春天來到這學校插班的，進來以後不多時，就老愛請假，有時還無故缺席，忙些什麼事呢，大家也不

甚清楚。那個矮胖子訓育主任一提起她，就會繃緊着眉，潑浪鼓兒似地直搖頭嘆氣的。

她的經歷在一般同學們看來也就很夠波折，她和裴一樣地是「逃難」來的。原先她是在她家鄉中學念書，後來敵人快要打近了，她就同着幾個朋友跑到軍隊里去做一個什麼工作團團員，隨着軍隊跑了許多地方，經了無數的危險，後來這軍隊撤下來休息了，正好她的哥哥在後方一個機關里做事，便叫她來到這里念書，她現在的一切費用，就是這個哥哥供給的。

爲 她在這學校里和同學們處得都還不壞，尤其是和小玲裴紋子她們幾個更接近一些，每天總要在一塊兒談談的。

現在她一直到吃午飯的時候都還沒有回來。

小玲找了媽好幾次都沒有找到，午飯後便獨自坐在教室里，仰着頭對着那陰沉沉的烏鉛似的天空出神。

自從那天宣傳兵役回來以後，小玲就常常的像有什麼心思一樣地這麼出神。她腦中老是在思索着那天晚上林志昭和她談的那些話。

那天晚上她們談得很多，開頭是從梁素潔談起的。林志昭把她對於梁素潔訂婚的看法很詳細地告訴了小玲。後來又談到個人出路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國家大事。末了，最使小玲感動的，林志昭曾真摯地幾乎要墮下眼淚似地靠近她：

「小玲，你是我們朋友中最純潔的一個，可是得特別小心呀！」她握着小玲的手，誠懇懇地叫小玲要小心，要謹慎地提防着惡勢力的誘惑和陷害，要堅強地站起來面對着社會，不要像梁素潔那樣的怯懦憂鬱，也不要像袁紋子那樣浪漫，只曉得空想，最後竟出力地握着小玲的手。

「堅壯起來吧，小玲！」

這些話小玲是聽得懂的，她以前曾經依着林志昭的勸告和一些校中的朋友

的介紹，讀過一些進步的書。也經常不間斷地瀏覽一些雜誌、報紙。林志昭的話當然是相當了解的，不過這了解她自己總覺得還嫌空泛。就是對於書本上的理論也有這樣的感覺，她不能夠把這些和自己的生活連繫起來，她幾次地想這樣辦，可是她終於不知道怎樣辦！她曾把這問題和林志昭討論過，林志昭總是囑着花生米或是一塊糖這樣答復她：

「你還小，過些時候，經驗多一點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又是小，又是小」，這是小玲最氣憤不過的。

爲

「你不小麼？你還吃零食，吃花生米吃糖呢！」

可是林志昭終於沒有告訴她，於是她就出神地想心思了。

她由她自己想到她的家庭；她的家庭是與梁素潔的家庭大體相似的，所不同的就是她在家庭里是最小的一個，在她前面的還有許多叔叔哥哥姑姑姐姐們，「家長」的吃人的魔手，是要按着次序來的，臨到她似乎還早，於是她就幸

運地在這個空隙裏還能夠得到她應得的一點自由，同時由於她的活潑伶俐，又得到「家長」們的歡心，於是她就被她家里的那一羣青年孩子們目為「天之驕子」了。

可是她深深地明白 這個「天之驕子」是不能長而百歲的。前面的姑姑姐姐們的榜樣太多了，她一看到或是想起，心就會一陣陣的緊縮起來，於是她就想到她自己的前途了。

現在她正對着綿綿細雨在苦思這個問題，同學們多半去午睡去了，教室裏空洞洞的像一座古廟。窗外一架紫薇花被雨打得顛呵呵地拖到泥水里，落下的花瓣狼籍滿地。這景况使她陡然想起現在已經是暮春時節了，自己只差兩個月就要畢業，畢業以後呢？

「回家麼？」

她想這該是一個笑話——怎麼能回家呢，回了家，那就等於進了監牢，會

無期徒刑似地了結這一生。那麼謀事罷，謀個什麼事呢，一個高中畢業生，充其量只不過當「小職員而已！」——一想到小職員，她眼前就現出一些猥瑣，卑鄙，令人作嘔的形狀來，她能混在這一堆里去麼？不能，一定不能！——其實呢，就是能藉着個什麼力量做了所謂大職員，還不是一樣，也許比這還更利害些哩！

她的思想漸漸地像斷了線的風箏，收攏不起來了，她想還是按着自己平日所企望的到戰地服務去罷，她從雜誌報紙里看到許多戰地報告，她幻想着那里生活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新鮮有力——可是這樣辦的話，家里一定是不會允許的，祖父一定會氣得抖着白鬍子，指着爸爸媽媽，罵他們怎麼會養出了這樣辱沒門風的女兒來的。而媽媽呢，就一定會要受到更多的氣。

「而且：我去了恐怕能力也不夠」。

她又懷疑起自己的能力來了。她覺得那些報告里所描寫的那批青年，每個

都英雄似的，比她要強得多。她認爲自己還需要充實。

「林志昭不說過的麼，經驗一多，就會明白更多的事，要經驗多，就得努力學習，充實呀！」

這樣，她想來想去還是升學比較合理，理由是：第一，這正大光明的事，家里不會反對，——也許祖父心里不大願意，「女孩子進什麼大學」！可是這總不好說出口。第二，大學究竟是大學，有名教授，有好同學，有圖書館，一定不像現在進的中學這樣糟，一定還可以學一點東西，這正能滿足她的「充實學習」的欲望。

「對，就這樣辦」？

幾天來縈繞在心頭把頭腦都絞痛了的問題，一下子解決了，她異常高興地就跑到宿舍去找林志昭，她想林志昭這時該回來了。

出乎意外的林志昭仍然是沒有回來，坐在她床上的是同班的左淑君，這位

被同學們叫做「書虫」的，正在抱着一本代數湊近鼻尖拚命地在讀，從遠處看過來，似乎她要把那本書嚼下去一樣。

「你知道林志昭回來沒有？」小玲問。

那個從鼻尖上摘下來齊本，伸出突出的額頭，蹙起眉擠緊着眼縫，像在搜索一隻耗子似地，亂張亂望地望了半天，這才發現了是小玲。

「啊，原來是小玲，請坐，請坐！」接着她就拖過一張小圓凳來。

「謝謝，謝謝——你知道林志昭回來沒有？」

「沒有，沒有！」左淑君坐下了，左腿壓着右腿地翹着，手抱着膝蓋，「一大早就跑了，這樣大的雨——噯，林志昭哇，樣樣好，就是愛亂跑！」

「啊！」

小玲失望地站了起來，瞪視着窗外，細雨像發亮的鉛絲一般，穿過縷縷垂楊，織成一幅富有詩意的圖畫。

那個却以為她要走，就趕快地一把拉着她，留她再生一會兒。

「談一談吧，小玲，我們快要離別了。」

她一面說着，一面就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本代數，把看的那頁摺了一角，輕輕地放在桌上，這才如釋重負地坐下來打算和小玲談談。

這一套鄭重其事的動作，小玲是已經看成習慣的了，可是心里總忍不住要笑。

「左淑君真是個怪物！」

其實呢，左淑君倒並不是「怪物」，她的一貫的生活態度就是這樣。比方拿上課來說吧，她左淑君三年來就沒有無故缺過一堂課。只遲到了兩次，到現在還記在日記本上。讀書呢，只要是課本——天理良心，她沒有放鬆過一個字，因此，她的全部時間，就絲毫不剩地埋在這幾本教科書里面，課外讀物當然不談。就連報紙也只是隔個二天五天才偶然地翻一翻的。課外活動那自然是更

和她絕緣了，她常常伸出那個凸出的額頭，幾乎要湊近別人的臉，這樣發表她的意見：

「到學校來是念書的呀，課本里的東西都還弄不明白，還談什麼課外書，課外活動！」

這樣的學生，學校當局當然是鼓勵的，所以三年來的學期放試第一名總歸她包辦。當然，這點是她常常引以自豪的。而且爲了她父親拿賣了耕牛的錢給她做學費的原故，她更要將這「榮譽」一直維持到底。她自己明白她畢業後想升學，只是一個美麗的幻夢。因此她還要拿這三年來廢寢忘食所獲得的「榮譽」，在畢業後來爭取一個小小的職業，來滿足和償還父親母親對她的希望。——現在她正在溫習三年來所有的功課，預備在這次總決賽中奪取錦標，所以此刻就把在二年級時候上的代數拿來溫習。

「你溫習了沒有？」她指着那本代數問小玲。

小玲搖搖頭。小玲在以前也像她一樣地用功的，可是自從和林志昭混在一處以後，就漸漸地不那樣地死啃課本了。這事左淑君最不贊成，不過有一點却不能不使左淑君佩服，就是她每次考試，成績仍然都還在八十分以上。

「呃，那要不得呀！」左淑君嚴肅得像制止一個要做犯罪行為的人。「只有兩個多月了，兩個多月要預備三年的功課，就憑你怎樣的聰明，現在不動手還成！」

「就看就看」。

鶯

小玲看她那個嚴肅的樣子，不忍心去駁她了，於是就很機警地轉換了話鋒：

「梁素潔家里已經給她訂婚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唉，這年頭，還是不結婚的好！」左淑君對於梁素潔的訂婚似乎並沒有什麼感想，一下子就扯到她自已對於婚姻的意見來：「我們女孩子一結婚就什麼都完了」。

她勸小玲不要結婚，也不要忙去戀愛。

「你看我，到現在有半個男朋友沒有？」

真的，她到現在的確沒有半個男朋友，而且還儘量避免和男人接觸，這原

因是——

「哼，男人，就沒有一個是好的！」

她越說越認真起來，舉出了好多例子，來證明她說的千真萬確。不過這些似乎並不怎樣能引起小玲的興趣，她很奇怪，爲什麼她們儘喜歡談戀愛問題呢？而且談得那麼起勁，似乎那裏面精微奧妙得很，複雜得像個萬花筒，連林志昭有時也這樣。可是這在她小玲看來，戀愛就戀愛吧，有什麼複雜的地方呢？她實在想不透，無怪乎裴紋子聽她不懂了，這倒真有點不懂。

爲了懶得再聽左的絮絮叨叨的廢話，她就提議去看排戲去，這幾天爲了要開畢業游藝會，她們班上要演一齣戲的，女主角就是裴紋子。

「哼，我就不贊成演戲」！

左淑君是反對演戲的，不但反對演，而且反對看。戲有什麼看頭呢，白白地花費金錢就誤時間。因此她不僅自己不去看戲看電影，就是別人請她也不大願意去，三年來她只看過三次電影兩次話劇，都還是被逼得沒有辦法才去的。

嫌

現在同學們自己演戲，她當然更不贊成了。

不過不贊成只管不贊成，她還是跟着小玲向排戲的地方走去。

排戲是在校園傍邊的那個會議廳裏，現在還沒有開始。裴紋子悠閑地倚着欄杆，正在昂頭欣賞那漾漾的籠罩在淡烟輕霧里的園中雨景。傍邊坐着梁素瀟，却祇默然地凝視眷飄在泥水中的幾片殘花。

驚

這情況似乎是一池平靜淨蓄的春水，却給小玲和左淑君像風樣地給吹攪了。

37

可是吹攪雖然吹攪，由於這個清寂幽美的景緻，和各人心緒紛擾的原故，

微風飄過，水面又慢慢地平靜下來，和原先一樣。

園子里一片沉默，大家都似乎在傾聽着洒在屋瓦上，樹葉間，積水中的瀟瀟雨聲。

「啊，多美啊——可惜我不會做詩！」裴紋子悠然了半天，像一個詩人忽然抓住剎那間的一星靈感似地叫了起來。

小玲看了她一眼，心里想，只不過還幽雅就是了，有什麼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抖美呢。

可是小玲却再也想不到梁素潔還嫌不夠。

「要是黃昏的時候一個人在這裏就更有意思了」。

「噫噫噫，那不把人嚇死了才怪！」小玲這回可有點不了解了，這個人想的是怎樣的奇怪的念頭呀！

可是她這句話却把梁素潔這個不容易笑的人逗笑了。

左淑君這時却想起她的爸爸來。

「春爾如膏，爸爸這時該又要忙着犁田了」。

她一想起爸爸，就深深感到自己非用功念書不可。她常常聽到裴紋子和梁素潔談起她們家庭優裕的生活，她就異常地羨慕起來。同時也就起了一種堅強的自信，她相信這種生活將來是一樣可以來到她的家庭——她要加緊用功！不過她却又想到另一點，就是在得到以後，她決不會像梁素潔似的，成天無緣無故地發愁流淚，或是像裴紋子，除了看戲看電影而外，就交男朋友。

因為她在想這些，所以並沒有注意到她們的談話，等到梁素潔笑聲起來，這才把她的思緒打斷。

「要都像小玲這樣就好了，無憂無慮的」。梁素潔慨嘆地說。

「誰說我無憂無慮，我又不三歲小孩子！」小玲提出抗議了。她知道梁素潔一定會說她是個小孩子，所以趕緊堵住她的嘴。「我，我憂慮多得很，

不過不像你就是了，專門喜歡親手製造出許多煩惱，許多悲哀，然後自己鑽在裡面唉聲嘆氣地流淚！」

梁素潔正打算反駁幾句，可是裴紋子却搶先說了。

「你有什麼憂慮呢，小玲！」語氣似乎有點不大相信。

「我嘛，多得很，多得很！」小玲的頭髮在耳邊甩動着。「頂使我感到苦惱的就是有些時候我不曉得怎樣處理我自己」。

「小玲這句話倒很對」。裴紋子贊賞似地向小玲同情地點着頭。「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來處理我們自己呢？」

她像埋在一個無邊的幻想中，烏溜溜的眼睛閃着困惑的光，瞭望着天際。歇了一會兒就現身說法似地告訴她們：

「就拿我來說吧，你們看我好像很快活。其實呢，我心里痛苦得很！朋友們說我生活浪漫，是的，是浪漫，我一點也不反對，而且，我也知道這是不對

的。不過却似乎有一股什麼力量逼我不得不這樣做」。

說到這裏，她就閃動着晶晶的目光，傾心吐膽地告訴別人：她雖無數次掙扎着奔向光明去，可是總覺得光明距離她很遠，就中途疲乏地停止了。有時光明也似乎輝煌的電一樣地來到她身邊，把她眼睛都眩耀得發花。可是正當她考慮着怎樣去抓取才不礙手的時候，光明又像流星似地一霎眼就飛去了，仍舊把她孤另另地丟在黑暗里。

「所以我只有這樣地生活下去，不這樣的話，我會感到生活更無聊，更空虛，更不着邊際」！她似乎感到很痛苦的樣子，微偏着頭把兩隻手合攏起來緊緊地按在胸前出力地揉着，和電影里的女明星遇到一件危難時的表情一樣。

「那麼你在等光明來到以後，再改變你的生活是不是」？小玲天真地仰着頭問她，就忽然想起林志昭平日的話來。「你爲什麼不：秘地向光明那裏走呢？爲什麼中途又要停下腳步呢？爲什麼光明來到你又怕它爛眼呢？爲什麼你抓它

的時候又要顧忌到什麼碍手碍腳呢？」她興奮地一口氣接連問了這麼許多「爲什麼」。

「是的」。奇怪的是裴紋子這次並沒有說她是孩子氣亂問。「林志昭也這樣向我說過的，不過我總覺得鼓不起勇氣來，背後像有個什麼東西在牽住了我。我曾在雜誌、報紙里看到許多和我一樣的女性，她們在戰地在前方在敵後，在光明中馳騁着，狂歡着。可是這些在我看來都像是雲彩里的仙女們一樣，距離我都太遠了」。

爲 一陣風吹過來幾片濕漉漉的樹葉，她低下頭無目的地用高跟鞋尖翻來覆去地撥弄着。

小玲被她說得有些同情起來了，只鼓起清澈的眼睛，深睫毛一蹙一蹙的癡癡地看着她。梁素潔像受了很深的感動似的，眼圈兒又紅紅的潤濕起來，就從腋下抽出小紅綢手絹在眼角上揩呀揩的。只有左淑君滿不在乎地伸出凸頰角。

「什麼光明囉！——黑暗黑暗，這社會就是黑暗！」那個「書虫」似乎是有點感觸，一口就斷定這社會完全是黑暗。激動地把手一划一划地，像個教師在講書，搬出許多成語來：「不黑暗麼？你看，強凌弱，衆暴寡；有強權，無公理；弱肉強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裏有什麼光明！我看還是念書，念書倒是一條光明的路」。

她因為說得太快的原故，血液倒流到臉上，漲得通紅。嘴角上堆起兩堆白沫子，背着手來回地在階沿上走起來，被雨水浸濕了的布鞋底，就「叭嗒叭嗒」地響着。

大家看她這樣生氣，覺得怪可笑，小玲和袁枚子就忍不住問她：

「社會這樣黑暗，你就做一生學生麼？」

「你就不想打破這黑暗麼？」

「爲什麼不呢！」她停下了脚步，仍然保持着剛才說話時的姿態，手一划

一刻地挺認真地告訴她們：她左淑君當然是要打破這黑暗的，不過她却不大贊成林志昭和小玲她們所說的那樣辦法就是了。她挺抱歉地笑着說：

「你們呀，儘說些空泛的理論！什麼改革社會呀，什麼革命解放呀，全是些不着邊際的話。」

接着她就發表她自己的「着邊際」的意見！她認為要打破社會黑暗，首先要從自己不黑暗起。比如說到社會去服務吧，就得奉公守法，負起責任來做事，不要和那些黑暗的一羣同流合污下去。於是她就很得意地作了一個結論：

「你說，要假使每個人都像這樣，社會不就不黑暗了麼？」

她這一番理直氣壯的話，使得梁素潔十分同意地點着頭。小玲雖然覺得這番話似乎有很多的語病，可是却又找不出什麼充分的反駁的理由來。裴紋子只默然地有興趣地看着她那付認真的模樣。

幾分鐘之後，大家又漸漸地把話鋒轉到畢業以後的問題上來。小玲首先說

她要進大學，而且一定要進一個國立大學。左淑君則因為她的經濟能力已經使她在這方面絕了望，所以決定打算找一個職業做做，來實現她剛才所說的理想。裴紋子當然也是升學的，不過她只希望進省城的那個私立的教會大學。這主要的原因就是那學校比較容易考，再則生活也舒服一點。現在一些國立大學都搬到一些偏僻的縣城里，而她呢，在縣城里早已經住得膩煩了。至於梁素潔呢，她一遇到這一類談話或討論的時候，總不大發表意見的，今天當然也不能例外。

也許因為林志昭不在這里，大家都想起她來。

「不曉得林志昭打算怎樣辦？」左淑君這樣說。

「我想她大概不會升學了，」裴紋子翹起帶着寶石戒指的手掠了掠鬢髮，「因為她哥哥的經濟情形也似乎並不怎麼好。」

「唔……」小玲深知似地跨了一聲。「她恐怕是找職業的成份多囉！」

就在這時候，梁素潔看見林志昭匆忙地從那邊走廊走了過來。

「林志昭來了，問她自己吧。」

林志昭似乎還沒有回到宿舍，手里拿着一把小花傘，藍制服下半節全被雨打濕，頭髮上還滴着水珠子。

嫌 「我猜到你們一定在這里看排戲，所以都沒有回宿舍。」她兩隻腳用勁地

在地上頓了兩下，就是幾個大泥印子。

小玲一半高興一半埋怨地打算問她幾句，可是她却微笑制止她。

驚 「好消息。好消息，你們大概還不知道吧，我記了一大過了！」

她那滿不在乎的神情像在開玩笑，大家都大相信，可是又覺得林志昭不會突然地來開這玩笑的。

「真的麼？」左淑君的聲調戰戰兢兢地幾乎是抖出來的。

「不信，你們去訓導處看呀！」林志昭仍是毫不經意的像在說別人的

事。

小玲像隻燕子似地翻過身就向前面跑去，帶回來的消息證明了林志昭並沒有撒謊。

「真的真的，」小玲跑得呼呼地直喘氣，「布告出來了，罪名是『不假外出，着另記大過一次』！」

「不假罷？」林志昭似乎很得意小玲給她的話證實了，「告訴你們，那矮胖子主任早就看上我了，剛才還把我喊到訓導處作了一次個別談話哩！」

於是大家就討論起這件事來，裴紋子自己也曾記過過的，所以倒沒有什麼感覺。梁素潔就挺憂鬱地給林担起心來。小玲氣憤得很，用一些惡劣的話罵那矮胖子主任是走狗，是劊子手。最感到恐慌的則是左淑君，她神情嚴重得像站在一個人垂死的人身傍一樣，湊近林志昭的跟前壓低着嗓子。

「你以後可不能再這樣了，危險呀！萬一，萬一，萬一開除了呢……」

嘍呀呀……」

林志昭給她這樣一來，倒不好意思像剛才一樣地坦然了。便裝出一付誠懇的模樣，說是對她的勸告一定接受。接着她就從袋里掏出一把糖果來，遞到她們面前。

「吃糖吃糖，剛才買的。」

「林志昭，我看你倒高興得很。」梁素潔脈脈地看着她。

「爲什麼不高興哩。」她頭向後一仰，把拖到腮邊的鬚髮就甩向腦後，「生活就是這樣呀，高興也得活，不高興也得活。高興一點不好麼？梁素潔，勸你還是生活得高興點吧。」

她向嘴里塞進一塊糖，小孩子似地嚼着，兩個笑渦就對裹紋子一閃。

排戲的人陸續來了，可是大家要看排戲的心情却已經消失，於是除裹紋子而外，就手牽着手地一同走回宿舍。

左淑君仍然拿起那本代數來，可是却格格地看不下去。林志昭對於自己的記過，那樣淡漠不在意，使她感覺得有說不出的驚詫。——這個人是怎樣的想法呢，真猜不透！

「這樣一個古怪的人！」

她終於硬着頭皮把代數捧到鼻尖上，訖訖地喘起來。

當左淑君把三年來的課程溫習得全部透熟，裴枚子的戲也排練得能夠公演的時候，畢業考試也就來到了。

現在正在停課時期。

宿舍前幾株高大的榆樹，長滿着肥厚濃密的綠葉，反映着日光，宿舍里就變成一片陰暗的綠沉沉的世界，人們從烈日下走進來，就自然有一種陰涼靜穆的覺。

已經是夏天了，氣候十分炎熱，可是因為空襲的原故，同學們仍然只准穿那很厚的藍布制服。這點裴枚子就激烈地表示反對，昨天一停課，她就出氣似地把那件制服扯爛了，還堵着嘴對那已撕成一條條的制服像報了一個幾年來的仇恨似地。

「這一下可和你絕緣了！」

不過，倒底因為環境關係，她還不敢穿得過分華麗，可是也就使那個矮胖子主任把眉毛緊緊地繃起了。

這幾天因為快要舉行畢業致試，她排戲之餘，也就被迫地不得不翻翻課本。於是便一會兒夾着一本物理，一會兒又夾着一本化學，匆匆忙忙地從宿舍里跑到校園，又從校園回到宿舍。

梁素潔因為天熱的原故，把頭髮剪短了一些，顯得不像從前那樣的憂鬱，可是臉色却比以前蒼白得多。她近來更染上一個孤僻的習慣，傍晚的時候，老愛一個人走到校園里那株石榴花底下站着，凝視着池子里亭亭荷葉，火一般的石榴花映着她的臉，就更顯得蒼白可憐。

她就這樣孤寂地站在這里，從記憶中或書本上掏出一些悲哀來，像畫師樣的再把它渲染一番，於是就把自己整個地浸在里面，整整欲涕地歎息着傷心

着，她似乎是在用悲哀來消遣自己。

比較清閑的這回倒是左淑君，她因為功課都已經準備熟了的原故，除了偶爾默憶不記得的時候翻翻而外，便拿着針線補綴從表紋子手上搶來的那件扯毀了的制服。

難
林志昭還是像從前一樣地忙，記了過以後，並沒有聽從左淑君的勸告，仍然照常地出去，小玲曾經幾次地追問她究竟上那兒去了，是什麼事使她這樣忙？

覺
開頭林志昭總是支吾着說「沒有什麼，只是會會朋友。」後來小玲再問的時候，她便閃動眼睛微笑着不做聲，小玲覺得她這笑有點神祕。

有一天林志昭忽然很高興地問小玲：

「你不是要知道我忙些什麼嗎？今天帶你看看去好不好？」接着她又滑稽地補充了兩句：「可是話說在前面，看過了要失望可不能怪我！」

小玲像一個孩子要到一處久已向往而從來沒去過的地方一樣地歡喜着，她懷着一腔新奇的慾望，跟着林志昭走出了城。

林志昭一路吃着花生米，和她談一些學校里的事，她却被一種類似探險的心情所鼓動，只加快了脚步，心不在焉地斷斷續續地答復着。

大概走了有半點多鐘，她們走到了一所鄉村國民小學以前。

「就是這裡。」林志昭向她說。

這個小學和普通那些小學一樣，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小玲隨着林志昭走進去，這時她的心里被一種異常微妙的難以形容的情緒支配着。只覺得緊張得像隻吹滿了氣快要炸開的氣球一樣。同時又意識到前面像有個什麼危險的東西在等着她，呼吸也急促起來，心就卜通卜通地跳着。

她勉強鎮定着自己，跟林志昭走進後面那間辦公室。

走進去以後，小玲就鬆懈地透了一口氣。原來里面只是零零落落坐着五

六個和她一樣的學生，男女都有，而且有幾個似乎還很面熟——其中就有一個是她學校二年級的人家，叫做「馮大姐」的馮友芝。

小玲回想起剛才自己那樣緊張的情形，不禁有些好笑起來。

「來來來，」林志昭一進門就喊她們：「給你們介紹一個新朋友，這是邵
維玲，和我同班的。」

她把小玲推到他們面前。

大家都客客氣氣站起來打招呼，有一個和小玲一樣伶俐的小姑娘，腦後拖着兩條小短辮子，十分和氣而且挺熟悉地抓住小玲的手，就自己介紹起來。

「我叫沈茜，我看見過你的，那一次還有一個朋友說我們像兩姊妹呢。你看，我們一樣高。」她和小玲並肩地站着比了一比。「可惜那時我們不認得，不過，我却認得你們學校好多同學啊……是些誰，你猜！」

素來活潑的小玲，這次可被比她更活潑的沈茜弄窘了，她竟說不出一句話

，只微笑着「唔」了幾聲。

「告訴你，」那個就不等她猜了，閃着兩個小桂元似的眼睛扳着指頭就點起名來了：「林志昭，裴紋子，左書蟲，馮大姐……」

「好好好。」林志昭半開玩笑地說：「不要什麼大姐小姐的了，正好一對童工，給我們服務？」

「什嗎！」沈茜一聽這話，就撇開小玲，頑皮地揪住林的頭髮，扭成一團。小玲却怪不好意思地紅起臉來。

過了一會兒，他們人就到齊了，就開起會來了，就嚴肅的討論起來了，小玲也坐在那里旁聽着。

原來他們在這小學里辦了一個民衆學校，聽他們談話的「吻」，似乎已經有一年多歷史了。現在正打算成立一個婦女班，因為發動農村婦女來念書，在這個環境里，以及農村婦女本身工作過於繁重的原故，是一件極其棘手的工作，

所以大家就討論怎樣去克服這個困難。

討論的時候，林志昭在這一羣人中間似乎是個領導人之一。關於這，她發表了很多的意見。她分析農村婦女的生活情形，竟熟悉得像從里面生長出來的一樣，使小玲驚詫地張開小嘴瞪着她。

她反覆地說明農村婦女工作的繁重，以及她的由於對學生們的不了解而產生的岐視，要她們自動地像男的一樣來到這里上課是不可能的，所以她的意見是——

「要成立婚女班，第一步就先得上她們家里去教她們，去『移樽就教』。」她巧妙地用着這個「移樽就教」的成語。接着就拿目光四圍掃射了一下，「不過，這個工作是很艱苦的。」

不管艱苦不艱苦，大家都高興熱烈地通過了這個意見，尤其是傅友芝和沈青幾個女同學更激動地自告奮勇地願意擔任這工作。

會很快地結束了。臨走的時候，那個沈茜再三叮小玲下次來玩，並且還約好了日子去找她。

在路上，林志昭就把這學校的經過很詳細地告訴了小玲；這學校是去年暑假成立的，創辦的人只有三個，她就是其中之一，因為那個鄉村小學校長和創辦人中的一個有親戚關係，爲了避免無味的麻煩起見，所以在名義上這個民衆學校就附屬於這個小學，實際上還是他們幾個人負責。剛才那些男女青年，全是這城市附近的中學的學生，所以小玲見了覺得個個都很面熟。

「你以前整天忙着，是不是就爲了這學校？」小玲很高興地問。

「也不完全是，不過這是最主要的。」

「辦民衆學校並不是不應該的呀，」小玲天真地仰着頭。「你爲什麼瞞着不告訴人呢？」

「事情不像你說的這樣簡單呀！」林志昭不勝感慨地放下了脚步。「有些

人是不管事情應不應該的，只要裁得上的他就裁，這是「功績」啊！要記上功勞簿的。」接着她就冷冷地笑了幾聲。

小玲毛骨悚然地睜着眼睛，她想不到人世間還存在有這一批專幹裁謬別人毒陷別人的「人」！

「都像你就好了，小玲！」林志昭似乎又要開玩笑了，可是底下的話却是很正經的。「不過你却太純潔了，你還需要經驗。」

是的，這話一點也沒有錯。小玲自己也深深地飢渴般地感到她現在是需要充實經驗的。

從這天起，小玲也就喜歡請假起來了，就每星期跟着她們做農村婦女訪問了，就做了七老八十歲的老婆婆們的先生了，就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員了。

今天下午她正和沈茜馮友芝在毒熱的火樣的烈日底下訪問了幾家農人回來，汗水浸透了那件厚制服，一雙黑鞋沾滿了塵土變成灰色了。小圓臉紅撲撲的

，像喝了多量的酒一樣。由於今天訪問的成績很好，她一路上哼着教小孩唱的「爸爸打東洋」的歌兒，輕鬆地跳進了宿舍。

因為是下午，綠陰陰的宿舍，就顯得有些黯淡了，人們都跑了出去，只梁素潔坐在裴紋子的床上，手里拿着那把小圓鏡子，她並沒有意識到小玲進來。

「這傢伙，又在鬧什麼鬼呢？」

小玲輕輕地走到她的背後。

她正在滿臉淚痕地對着鏡子抽咽着，淚珠沿着腮邊線一般的不斷地滾下。她哭得很好看，像一朵憂鬱的小白花淋着雨水一樣，格外動人憐愛。

「梁素潔，你這何苦來呢！」小玲不能不說話了。

那個跟着聲音回頭看了一下，不做聲地放下了鏡子，就向床上一伏，臉埋
在枕頭里，抽咽的聲音反而漸漸的大了起來。

小玲滿頭大汗的看着她，束手無策地乾瞪着眼，心里在發煩地想——這小

姐真比鄉下那些執拗的老婆婆們還難說服。

恰好晚鐘響了，她就不再哭。梁素潔哭不哭，跑到飯廳一口氣吃下了三碗飯，又愉快地到浴室洗了一個舒服的澡，之後，就和林志昭一同到校園去散步乘涼。

鐘

月亮像一張胖娃娃的笑臉似的，在東方的樹林里慢慢地往上爬，四圍漸漸地瀟瀟上一片乳白色的朦朧的情調。荷池上浮動着一團淡淡的青霧，荷花在青霧中寂寂地散出清香。一堆一堆的人影佈滿在樹底下，草坪上，荷池邊，她們在開心地無憂無慮地談着，鬧着，笑着……這時遠處揚起了一陣清脆的歌聲，像深山里吹起一聲激越的銀笛，小玲聽出來這是裴枚子唱的，歌辭是木蘭從軍。

「月亮在那兒？」

月亮在那廂。

照到了……」

還沒有等到「照到了」她的床，也像一聲銀笛，警報似乎要和表紋子比賽歌喉，尖銳地響了起來。

朦朧的輕霧中籠着一片振耳的嘈雜。

小玲和林志昭匆匆地跑出城，跑到她們以前常去的那片曠場上。

曠場的樹陰下角落里晃動着許多模糊的人影，處處噦噦喳喳地。

「林志昭，」小玲低聲地說：「考完了我們上省城去，要是天天跑警報可算麻煩！」

「對呀，明天就要考試了。」林志昭恍然地像剛才一樣。

「好學生，好學生！」小玲吃吃地笑了。

林志昭自己也不禁笑出了聲，她屈着指頭在計算日子「今天星期一，一，兩天，三天，星期四就考試完了，——你那天走？」

「攷完了就走！」小玲也不管羅水怎樣濕，就趁勢往草地上一坐。

「你還是升學嗎？」林志昭忽然由考試想到前天小玲和她沒談出結果的升學問題來。

「不升學又怎樣辦呢？」小玲的睫毛里閃着疑惑的光芒，像個大人似的憂慮起來。「我攷慮好久了，從各方面講，現在我只有升學的一條路。」

林志昭似乎也想不出什麼好的辦法來，默然凝視着躲在浮雲裏的月亮。停了一會兒，她灣下腰湊近小玲。

「你以為大學就像你所想的那樣滿意麼？」

「不！」小玲堅定地搖着頭，「我以前是那樣想過的，現在不了，現在我進大學的目的，主要的是藉這個機會多念點書，多看點事，可能地我還要去做點工作，長點經驗，我並不迷信它是怎樣了不起的神聖學府！」

「對了，小玲！」林志昭和她並肩坐下，「你這樣去進大學，我決不反對

於是她就低聲地湊近小玲耳朵說：她以前之所以不贊成進大學的原故，就是因為大學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堂皇，實際上並不和你理想一樣，甚至相反！而且那里面的環境處處都安排了誘惑的陷阱，像裹了糖衣的毒藥引誘你去吞，會教你「潛移默化」地不知不覺地把生活墮落下去——當然裏面不是沒有面對着光明的人，可是他們在里面像叢莽中的幾朵小花，你一時不會察覺出來的。

「小玲，你年紀還小，你要警覺地提防這些！」

月亮又從雲縫里探出頭來，林志昭看見小玲的深睫毛里映着月光晶晶的發亮。她就伏在小玲的肩頭。

「你過天可以和光先生談談，他很熟悉現在大學里的情形。」

「是不是教二年級國文的那個？」小玲用手背揉着眼睛問。

「唔。」

林答應了一聲，就開始向小玲介紹起這位光先生來：

這位光先生在大學畢業只不過兩三年，本季才來到這學校教書的，因為他的態度很和藹，並不死板着面孔擺老師架子，同時他的言論談吐也和其他的老師們迥然不同，似乎隱隱約約的有一股力量在牽引着人。於是同學們就常常地拿些問題去和他談論，漸漸地就接近起來，熟悉起來，有時竟包圍着他不讓他下課，要他再多講十分鐘了。

這現象就漸漸地被那個矮胖子主任注意起來，她常常一拐一拐地像個鴨子似地偷偷摸摸地走到窗子邊去聽光先生的課，但是結果她却失望地並沒有聽出個所以然來。不過她總有點不放心，就把那班上幾個好一點的同學喊到了訓導處，先鬼鬼祟祟地向窗外探望了一下，然後就像大禍臨頭一般提心吊胆地：

「那個光先生呀，你們可要少和他接近呢！那個人，呃，呃………：呃，危險得很！」

可是非常奇怪，學生們似乎並不怎麼怕危險，反而同光先生來往得更親密了，而且別班上的同學也和光先生來往了，於是這個矮胖子主任只有乾瞪着魚肚似的眼睛看着。

現在林志昭又向小玲推崇起光先生來了。

「光先生真是個好先生，指導同學們負責，熱心，肯說真話！我們那個民衆學校，他就貢獻了很多的意見……：唉，可是……：」林志昭說到中間忽然不勝感慨地嘆了一口氣，「可是他下學期不來了！」

「爲什麼？」小玲扭着脖子詫異地問。

「學校不請他咧！」

要是以前小玲聽了這，準得跳起來破口大罵的，可是現在她知道的比以前多了，她明白這些事雖然沒有道理，可是竟是必然，她只是苦笑了一下，把憤怒抑壓在心底。

草虫在四周唧唧地彼此應和着，露水越來越重，她們的衣服濕潤潤地貼在
身上，不禁有些涼意了。警報的時間過久，人們等得都有點不耐煩，黑影子就
從樹陰下角落里漸漸地散布出來。

終於解除警報在人們豎起耳朵傾聽中響起了。霧似的月光底下，無數的人
影子像開了閘門的水似的，從四面八方流向城內。

在路上，小玲挺關心地像問自己的事一樣：

「我們走了，那民衆學校呢？」

「不要緊，」林志昭挺有把握地說：「有馮友芝她們，會做得很好的。」

快到學校的時候，她們見兩個西裝少年挾着裹紋子嘻嘻哈哈地從那邊走過
來，一直送進了校門才分手。

宿舍里亂曬曬地鬧成一片，大家都在抱怨警報的時間太長，兩隻腿都坐得
發麻了。畢業同學更憤憤地發牢騷。

「明天就要攷了，你看，偏偏今晚上來警報。」

「是呀，我幾何才看了五頁呢！」

「算了吧，明天再說，天無絕人之路！」

這時左淑君就在這鬧，地聲音裏面來回地濟着，像尋找什麼東西。她伸着凸額頭，睜起眼睛，亂張亂望地。找了半天，這才抹着額角上的汗惋惜不置地告訴別人——她的縫衣針不見了。

「你看，」她熱得直喘氣。話就結里結巴的。「就是鬼警報！我正在縫衣，縫裏紋子撕破的那件衣服。警報一響，我就跑，針就別在身上，就，就，：

……就不見了！」

她無可奈何地坐在床上，把縫的那件衣服仔細地疊褶起來。

就寢以後，小玲睡在床上想起了梁素潔對着鏡子哭的事，越想越覺得又可笑又可憐，打算和林志昭談一番，可是喊了幾聲都沒有答應，原來那個已經呼

呼地睡着了。

她輕輕地罵了一聲「豬」，就放下了蚊帳。

四

一個星期以後，她們都陸續來到省城。

在現在，這省城是全國唯一的一個熱鬧都市了。

離

自從抗戰以後，除了陪都而外，這都市已經成爲全國政治文化的重心，不

驚

像從前僅僅是一個省會了。因爲自然環境和天氣——多霧的關係，敵機來侵襲的次數就遠沒有其他都市那樣頻繁。抗戰以來，只去年遭過過一次狂暴的轟炸，以後都是零零落落的炸得並不很凶。於是事過境遷，縱然當局幾次地下

令強迫疏散，可是人們仍然不顧生死的向這里鑽着，擠着。大大小小的小小的旅館里經常地住滿了打麻將叫妓女的客人，酒館餐廳里終日喧騰着男女調笑的尖銳怪叫，各電影戲院甚至唱清唱的茶館門口，常常地掛出「各座已滿，明天請早」的白字牌子。一到晚間，馬路上就翻滾着無數的黑色人頭。商

店門口的霓虹燈放射着耀眼的紅綠的電光，包車腳鈴和收音機廣播出來的半劇鬧成一片，醉人的脂粉香混合着夜來香花的氣味，隨着那光膀子扭着屁股太太小姐妓女們的走過，濃烈地飄蕩着。一些油頭粉面的男人，穿着筆挺的西服，或是飄酒的綢大衫，就跟在這香氣的後面，像被吸住一樣，指指點點地嘻嘻笑着，這裏沒有一絲絲緊張，嚴肅，戰爭的氣味，有的只是荒淫，腐爛和無恥！

小玲她們的學校以前就設在這都市里的，自從去年大轟炸以後，這才疏散到那個縣城，其實呢，只不過四小時的人力車的路程，來往方便得很。

小玲來了以後，就寄寓在她的一個親戚家里，林志昭和淑君就由小玲的親戚在附近給租了一間房子，於是小玲就成了她們這「家庭」的常川客人。裴紋子和梁素潔家都住在城里，距離小玲這里也很近，所以這幾個朋友是很容易見面。

幾個月來環境的變更，以及工作的磨鍊，小玲變得比以前要老練多，世故多了，於是她們也就和她談起一些所謂成人方面的問題來，不再說她不懂了。

現在她已經決定暑假不回家，在這里溫習功課準備升學。家里也允許了。

她母親爲了這事還特地叫她弟弟用自己的口氣寫了封信給她，叫她好好地用功，一定要考取一個大學，不然嬌嬌們的閑話，祖父的咒罵，會像一支支亂箭似

地，向母親這箭梁上射來的。末後還說母親自從到她家以後，就永遠過着吃苦受氣的日子，沒有舒服過一天。現在生活上感到還有一點希望的，就是小玲姊弟，假使他們再不給母親爭一口氣的話，那母親就算白苦了一輩子了。在信尾上，她那個才在初中一年級念書的小弟弟還天真地費上了自己的一句話：

「姐姐，我們一定要給媽媽爭口氣，不然媽媽太可憐了。」

她看着看着，信紙就在手上顫動起來，眼圈兒也漸漸的紅潤了，深長的睫毛一眨一眨地，閃着憂鬱的光，她儘量地咬緊牙根遏住氣在隱忍着。可是看到

最後終於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哇」的一聲撲到床上，肩頭急促地聳動着，「咯咯」地抽咽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這一陣有如大海中突來的風暴似的感情襲擊着小玲，使她幾天心情像受了創傷似的苦楚起來，以前在民衆學校工作時的那愉快積極的情緒，似乎漸漸地從心底消逝下去，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輪廓輕淡的影子了。

家裏許多令人煩厭的事，像一缸沉下去的渣滓，拿棍棒擾動了一下，就一齊浮泛上來。小玲雖極力地想閉上眼睛不去看它，可是那些東西却像是活的一樣，一齊鑽進小玲的腦子里去毫不留情的擾動着，翻絞着。

這樣像魔鬼一樣地纏住了小玲，小玲就漸漸地不像以前那樣活潑了，沒有事的時候，就癡癡地坐着發呆，臉色也好像憔悴起來。

她失常的態度漸漸地被林志昭察覺出。有一天林志昭就異常關心地問

她：

「小玲，你這一向像有什麼心思。」她嚼着糖，拍了拍小玲的肩胛。

「唔……不知怎地，有點想媽媽。」小玲低着頭在玩弄一條手絹，害羞地說：「你不要笑我呀！」

「我想你一定又是接到家裏的信。」

難

「可不是！」小玲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林志昭，我們都是從舊環境裏生長大的，舊的意識和感情太多了，一些像肺病的細菌一樣，只要你的日常生活稍稍忽略一下，它就會乘虛而入要來制服你的，這幾天我可苦夠了！」

覺

林志昭把嘴裏的糖咽了下去，就稍爲沈思了一下。

「克服感情確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也常常爲這個所困惑的。」

接着她就說她的舊感情舊意識也很多，有些時候竟然不知不覺地還自己製造出這類感情來困惑自己。結呢，還是需要自己費很大的勁來困苦地和這些惡賊作戰，來壓制它，克服它，消滅它。有時會好幾天都安不下心來做事的！

「真的，抵抗這些無形的感情的侵襲，竟會比辦一件極其棘手的事還要難上幾倍。」

「所以最好是常常警惕着自己的生活，不要有『慮』來給它『乘』，等到它自己解襲來了，那就麻煩了。」林志昭不勝感嘆地接着往下說：「苦惱一兩天當然沒有什麼；不過要小心啦，如果做了舊感情的俘虜，那可就完了！」

「我想我不會這樣的。」小玲很有把握的樣子，接着她就說打算休息兩天之後，就要把功課好好地準備一下，因為一個月後大學統考就要舉行了。

「哦，你呢，你究竟打算怎樣辦？」小玲說到自己就想起林志昭來。

「還沒有，一定，其實呢，升學到也未始不可，升了學還是一樣可以站在自己崗位上做點事的，不過，目前却不想這樣辦」。林志昭咳嗽了一下。「現在倒打算找個職業做做——當然也還是有條件的，太機械的事可不幹！」

「你可以找光先生給你想點辦法。」小玲想起在學校臨走時曾經會過光先

生一次，覺得那個人很誠懇。

「唔。」那個只哼了一聲。

小玲也就把話扯到別的問題上去了。

幾天之後，小玲把母親的信珍惜地藏在箱子底下，就開始專心地準備起升學的功課來。疲乏的時候，就上林志昭左淑君那里談談。至如梁素潔和裴紋子那裏她卻去得比較少，這原因是梁素潔的家里下月就要給梁結婚，梁仍然是像從前訂婚時一樣，毫無反抗的默認了，因此事情忙得很，小玲當然不願無原無故地去打擾別人。至如裴紋子，她倒找過幾次，可是老碰不着，這位小姐似乎比梁素潔還要忙，所以她也就乾脆不去去了。

這一天晚飯後悶熱得很，小玲走出來打算上林志昭那兒乘涼頑頑，剛出街口，就十分湊巧地碰上裴紋子。

「噯呀，真對不起！」裴紋子像看到幾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熱情地抓住

小玲的手。「你，我那兒去了幾次，我都不在家。」

裴紋子的裝束，和以前簡直像是兩個人了；新燙的黑烏烏的頭髮，蓬鬆地拖到雪白的脖子上。淺黃色的襦旗袍熨貼地裹在身上，光着腳穿了一雙白色高跟鞋，腳趾甲上還塗上紅得發亮的蔻丹。手腕上掛着一個玲瓏的小白皮包，銀鍊子一晃一晃的。還有一件白色的外衣……那是跟在她後面的那個油頭滑腦的男人給拿着。

「，你看我這人。」裴紋子向那個少年媚笑着。「儘顧着說話，都忘記給你們介紹一下，來來來！」她攤開兩隻赤裸的手腕，指着兩個被介紹的人，

「王先生，邵小姐。」

「嘻嘻嘻，久仰久仰！」那個王先生肩頭一聳一聳地詔笑着。臉上的肌肉鬆澀地扯動起來。像一個低級職員對上司一樣的，伸着脖子向小玲一鞠躬。接着又似伸非伸地遞過手來，那意思像是要和小玲握手。

小玲却裝作沒有看見似的，抽出手帕來揩汗。於是那個就怪不好意思地趁勢抬起那隻伸出的手在油晃晃的腦袋上摸了幾下。

「你上哪兒？」裴紋子扭着腰問。

「找林志昭去。」

「好好好，一陣一陣！」

裴紋子挽着小玲胳膊，轉過身就對着那個王先生：

「對不起，我有點事，你先請罷。」

王先生却吞吞吐吐地囁嚅着。直盯着小玲，似乎有話不好說出口。

「這樣吧，」裴紋子像打發一個賴皮的乞丐。「七點鐘——不，八點鐘，

新明影院見，好不？」

「是是是——這，外衣。」男的雙手奉上裴紋子的外衣，又向小玲一鞠躬，就得令似的閃着腰走開了。

「討厭鬼！」裴紋子看着男的走遠了，就繃起眉毛，像一條黑綫，低聲罵着。

小玲本來想問她：「爲什麼要跟一個自己認爲是討厭鬼的人在一塊？」——可是一看裴紋子那神氣，又猜不透是真討厭，還是假討厭，於是便把這話咽下去了。

誰

「嗷呀呀」裴紋子像做了一件什麼吃累的事一樣，「真忙死人，回來以後，就沒有一天安安生生待在家里。」

「你忙些什麼呀？」小玲冷冷地。

爲

「我自己也不知道忙什麼，真是……」那個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就緊挽小玲走着，一陣陣濃烈的香氣就直向小玲的鼻孔鑽來。

小玲就浸在這迷人的香氣中和她走到林志昭那里。

林志昭午飯後出去沒有回來，只剩左淑君一人在那里寫信，桌旁還放了一

封學校里的通知。

左淑君今天似乎很愉快，連衣服都換上了一件嶄新的藍布衫，頭髮也剪短了一些，而且額前還留下一排劉海來，於是那凸出的額頭就不顯得怎麼刺眼了。

她手忙腳亂地招呼她們，一會問裴紋子這一向爲什麼不來玩，一會兒又問小玲的功課準備到那裏了。

裴紋子四面張望了一下，似乎要找一個合式的地方來坐。可是結果每個坐處都好像很髒，於是便半靠着床邊亭亭地站着，一隻手指支着腮，輕輕地像蚊子似地哼起歌兒來。

「告訴你們二位」左淑君心裏一團高興終於壓不住，就十分祕密地擠着眼睛，「學校留我在圖書館服務了，你看，這就是通知。」她拿起放在桌上的那份通知在她倆的眼前晃了一晃。

「那麼，你決定去了。」小玲看完了通知隨手就丟在桌上。

「一定去！」左淑君把通知謹慎地疊褶起來，「我想這工作於我很合適。」

第一是母校，老師們還可以照應照應。第二熟人多，不寂寞，第三呢，是在圖書館，可以看書。還有，第四，呃，第四……」

「喳喳，你這人。」裴紋子停住了歌聲，撒嬌似地笑起來。一有三點還不夠了麼？」

攤

左淑君睜起眼睛看了她一下，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說第四點了。

「你知道林志昭麼？」裴紋子換了一個姿勢站着，把全身的重心放在左脚上，右腿就交叉起來，拿大衣的那隻手撐在腰間，另一隻手則舉到身邊，手腕向外，兩根手指吊着那個小皮包，一甩一甩地懸空悠盪着。

「噯呀，我都忘記告訴你們，林志昭也有事了，在一個什麼婦女工作隊里。」左說着說着看見裴紋子始終不肯坐下，覺得有點奇怪。

「你請坐呀！」

「喂喂，我怎麼都不知道呢！」小玲可不管裴紋子坐不坐，自己索性脫下

鞋子，盤手盤足地坐在床中間，詫異地問。

「今天才決定的呀，」左淑君又要把鼻子湊近人的臉了，「是這樣的，那個工作隊是政府辦的，總隊在重慶，有十幾隊分隊派發到外縣去工作，林志昭參加的這一隊就在離這里四五百里的一個縣城里。」

「啊呀！，又是縣城里！」裴紋子一聽到「縣城」兩個字就頭痛。「縣城里可把我住傷心了，什麼也沒有，活活地悶死人！」

「可是她願意呀，高興得了不得似的。」左淑君傻頭傻腦的這樣說。

暮色漸漸的從窗外襲進，屋子里越來越暗了。沒有一絲晚風吹來，悶熱得野人喘不出氣，小玲拿起一柄扇子，就提議到院子裏乘涼去。

「嘖，七點半了！」裴紋子湊着亮處看了一下手腕，就向那兩個挺抱歉地微笑着，兩列白牙齒一閃，作了一個嬌態。「真對不起，我另外還有個約會，林志昭回來，就勞駕說我來過的。」

「再坐一會兒，乘乘涼再走。」左淑君一定要留她再坐一會兒。

「淑君，人家電影院還有人在候呀！」小玲有點不耐煩起來。

那個就怪不自然地扭扭着，說是倒不一定要看那電影，主要的是要學電影里的那隻插曲。她爲了這插曲已經不厭重複地把這電影看過三次了，可是——

繼

「始終有一句學不像，嘍嘍嘍，真笨，笨！」她從小皮包里拿出一小塊粉

紙在鼻凹里擦了兩下，就回過頭，像是不好意思又像是害羞似地淺笑了一下。

「明天見，小玲，淑君。」

覺

於是她就「格登格登」地響着高跟鞋，像一隻黃蝴蝶似的，翩翩地消失在

蒼茫暮色中。

小玲和左淑君坐在院子里乘了一會兒涼，天空直閃着電光，接着就是幾陣狂風。小玲恐怕下雨，就不再等候林志昭，獨自走了回去。

她跨進房門，一眼就瞥見桌上放着一張粉紅色的卡片，拿起一看，原來是

梁素潔結婚的請柬。日期是下星期日。

「終於是結婚了，這個可憐的人！」

小玲心里有些悽然。梁素潔那個「帶雨梨花」的模樣就像窗外的閃電一樣的，在她眼前晃動起來。

繼

當小玲已經在大學招考處報了名，裴紋子把那個插曲學會了以後，梁素潔的婚期也就來了。

鶯

裴紋子對這件事仍然是像在學校里一樣的憤憤不平，她告訴別人，她爲了梁素潔不知費了多少精神給想辦法，可是結果呢。梁素潔還是自掘墳墓。

「我和林志昭曾經勸過她呀。叫她『改變』。叫她反抗，可是她只是哭，哭，哭，現在呢。該哭出個道理來了。吧！」

她氣沖沖地把應該要做的姿態都忘記了。

林志昭的酒窩像向她示威的樣一現一現的 笑着問她：

「你怎樣『改變』她的呢？」

「我叫她反抗呀，脫離家庭關係呀！」

「那還不是春天她訂婚的時候，我們說的那一套麼？」

礎

春天說的那一套，裏紋子早已經忘記了，現在林志昭一提起，才又想起了起來，她似乎沒有什麼理由可說，於是便空空洞洞地支吾了幾句：

鶯

「反正是她自己弄糟的，這隻軟弱的綿羊！」她挺起胸脯走了幾步，目光就移向左淑君那邊。

左淑君在很認真地和小玲商議送賀禮的事。她本來前幾天就要回校服務去的，爲了梁素潔結婚，就特地遲了兩天。

「賀禮麼？」小玲頑皮地霎了霎睫毛，「石頭記一部，XX外史一部，外加揩眼淚的手絹一百打。」

這個禮單把大家都逗得哈哈地笑起來，只看左淑君呆呆地在發楞。

第二天就是梁素潔的婚期。裴紋子被邀做伴娘，開頭她本不打算答應的，這樣被迫結婚的伴娘有什麼幹頭呢？後來想起自己剛做了一件很滿意的新衣服，於是就改變計劃地概然應允了。

難 早飯後，她在家里化了一個多鐘頭的裝，這才邀了小玲她們一齊來到梁素潔的家里。

梁素潔的寢室中堆滿了許多她的親戚，有老太婆，有中年婦人，有年輕的姑娘，還有許多小孩子，這些，全像看頑猴戲似的把梁素潔包圍起來，老太婆們還不時嗾嗾喳喳地咕囁着，嘆息着。

梁素潔正在低着頭哭泣，那麼幽幽地牽長着氣，小玲她們聽了，心頭就像拴上一根絲絛，一陣陣地緊起來。

梁君見了她們，就哭得更利害了，大家都憐憫地看着她，也不知道話應該

從那里說……都默默地讓悲哀在胸頭咬噬着。

梁素潔的父親嚴肅地來回走着，那是一個氣派很大的老頭子，濃黑的眉毛底下閃着一雙稜形的眼睛，修長的花白鬚髯飄拂在胸際，寬大的黑紗馬褂的襟上，配着一個孔教會的徽章，這就表示給人他不僅僅是個有地位的紳士，而且還是個地道的衛道者。

現在他像一隻老鵝樣的，摸着胸前的長髯，踱着方步走了進來，一看許多女孩子在里面，便又趑趄地退了回去。小玲就不屑地向那方正的背影投過一個敵意的目光。裴紋子却惡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還用高跟鞋尖踏了幾下。

梁素潔漸漸地停止了哭泣。汪汪的淚眼脈脈地向她們看着，像是有無窮盡的話要們吐出來，可是結果只說出了一句：

「謝謝你們！」

說完了又哽咽起來。

舉行婚禮的時期到了，她就被幾個年輕的姑娘攙到後邊去化裝，裴紋子和左淑君也就跟了進去。

「怎麼樣，有感想麼？」林志昭的聲音很低緩。

小玲只眯了眯了眼睛、仰望着天花板。

「這就是人生麼？——那人生就未免太無味，太可憐了！」她把目光落向林志昭的臉上，「林……」

林志昭的目光恰好和她一碰，就彼此不自然地苦笑起來。

沉默了一會兒，門外樂隊就震耳地吹奏起來，汽車的喇叭也「咕咕」地響着，辟辟拍拍的爆竹聲夾着嘈雜的人聲鬧成一片，濃烟裏一陣陣的火藥氣味撲向人的鼻孔，叫人噓得咳嗽起來。

小玲和林昭走出來的時候，裴紋子已經攙着新娘子踏進了汽車。其他的

客人也就紛紛地奔向那舉婚禮的旅館里去。

婚禮儀式開始的時候，禮堂里充滿了一股肅穆莊嚴帶有十分濃厚的宗教氣味的空氣，把小玲壓迫得幾乎要流下眼淚來，她覺得眼前那個穿着白緞子禮服站在禮堂中間的已經不是她的同班同學梁素潔，而是一隻馬戲班的猴子或是狗熊，正在做着一齣逗人發笑的滑稽劇，被層層的觀衆包圍起來，嘻嘻哈哈地指點着，玩弄着，欣賞着。她耳邊就像噙起一陣「嘖嘖嘖」或是「嘻嘻嘻」的滿足的笑聲，心就漸漸地似乎往地底下沉，喉頭像塞了一塊東西透不出氣來。她不能再忍耐地看下去了，就偷偷地溜了出來。一出禮堂門，像是一個跋涉長途的旅客找到了店家一樣，仰面對天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客散的時候，已經是八點多鐘，左淑君因爲明天要回到學校，就拉着林志昭陪她上街去買些日用品去了，裴紋子則因爲是伴娘的原故，不能早散。於是小玲看了看梁素潔，說了幾句閑話，就獨自走出來。

柔和的月光霧似地傾瀉下來，路燈就顯得昏黃黯淡，一團團的樹影在乳白色的沙地上晃動着，街上也寂靜得很，小玲清楚地聽到自己的沙沙脚步声。這景况很容易叫人想起過去，或是一些悵惘的事來。

她蹣跚地在街上走着。街的那邊一家旅館的樓上有人推開了窗子，於是一串破碎微弱的女人歌聲伴着沙啞的胡琴就從窗口飄蕩到街上來，跟着一陣淫蕩的怪聲叫好，小玲停下脚步聽了一聽，她知道這是出售自己的青春來換飯吃的女人們唱的，唱的是京戲，她聽不懂，可是她覺得這歌聲含有一股真摯感人的力量，聲音的每個頓挫里面都好像包孕着一串淚珠。一種難以說明的複雜的感情支配着她，她像後面追來了一隻狼似地飛快地走出這條街。

回到屋里，她感到像是五臟六腑都被掏去了似的空虛起來，就毫無條理的煩燥的亂想着。

突然，她把電燈熄滅，躺在床上，毫不吝惜地讓從窗口射進的月光恣意地

撫摩着她的裸臂，她的面龐，她的整個的身軀。

一直到她想起了後天就要考試，這才迷迷糊糊地閉上了深長的毛睫。

從這天起到考試完畢，小玲的心情始終紛擾得像一團糾在一處的亂麻。

在她開始應考的時候，左淑君已經走了兩天，考試剛完，林志昭却又要起程到婦女工作隊去了。

林志昭走的前一天，同着馮友芝和沈茜來到了小玲這裏。

小玲看見她們就想起過去在學校時那些盛況，不禁有些悵惘起來，她開始意味到一種人事滄桑的感觸——左淑君走了，梁素潔又那樣不願意的結了婚，

現在林志昭又要走了，馮友芝和沈茜雖然是認識不久，相處得却十分融洽，可是人家還沒有畢業呀，這幾天就要回到學校里去上課的，現在只剩下一個裴紋子，而這位小姐呢，又是那麼一個恍恍惚惚的人。近來更越玩越不像話了。——至於她自己呢，考取了以後也不知道分配到那個大學，也許路途很遠。假使要是

考不取呢，那，那她就不敢再朝下想了。……

大家都默然地讓一種離情別緒纏繞着。

「這算什麼呀，太封建了！」還是林志昭先開頭說：「我們雖然分別，我們的心還繫在一處的呀！」

繼

「不過少了彼此間的督促和批判了」。沈茜悽然地說。

「這當然是一個損失。」林志昭點點頭。「不過主要的還是在自己，我總覺得我們生活還不夠磨飭，還沒有訓練出一種忍受艱苦的習慣，這樣是很危險的，以後不能在災難面前挺起胸脯來的！」接着她就告訴她們，有許多人調子唱得很高，工作也還起勁，可是一到不能維持他們所認為最低生活條件的時候，就會無聲無臭地萎頓下去，妥協下去的。這種人在革命浪頭正高的時候也許有點用，可是等到革命情況一轉換一深入，他們就成了一塊廢料了。

鶯

「總而言之。」林志昭覺得把話說得太近了，就又拉回本題。「奢侈和虛

榮是兩條毒蛇，一纏到你身上的時候，決不會鬆開的！」

「你這話真不錯，」小玲十分贊同地說：「比如說表紋子吧，她未始不想投到光明里去，可是生活條件限制了她，絆住了她的腳，她就只能僅僅在「想」里面兜兜圈子而已！」

鐮

沈茜在傍邊只睜着滴溜溜的圓眼睛看着小玲，不時地玩弄拖在額下的兩隻小辮子。

馮友芝忽然地嘆了一口氣，她想起了她們的民衆學校。

鶯

「我們都走了，那個民衆學校呢？唉——」她搖一搖頭「我看下季怕難支持了，外面的壓力太大，內部的人有工作經驗的又太少，又沒有人可以諮詢，光先生又走了，不然他還可以指示一些，也好得多麼！」

「慢慢地撐吧，不要先洩氣！」林志昭堅韌地說。

「光先生下季在那兒做事，你知道不？」沈茜也認得光先生，一聽馮友芝

說起，就翻起眼問林志昭。

林志昭似乎在想心思，就隨便地點點頭。

「噢，你知不知道呀？」沈茜孩子似地追問着，頭一擺，把兩隻小辮子就甩在頸後。

嬌

「啊啊啊，我沒有聽清楚你的話，」林不很自然地笑着。「什麼，光先生？據他說下季要離開這里，究竟上那里也還不知道。」

驚

她們的談話似乎不能像以前在學校時那樣的愉快，後來小玲買了一包糖進來，大家搶了一陣，空氣才活潑起來。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都到車站去送林志昭，車快要開的時候，裴紋子同着梁素潔也孌孌地提着小皮包扭進站來。——很奇怪，梁素潔竟然不像小玲所想像的那樣憂鬱，很高興地和她們談笑着。

車開了以後，裴紋子和梁素潔就回去了，小玲拉着馮友芝沈茜在郊外溜了

一會兒，熊熊的太陽蓬物地從東方升起，露滴像珍珠一般在樹上發光，朝氣滲和着草香瀰漫在田野裏。小玲覺得有一股新生的力量，像無數的小虫似地在週身血管里攢動着，幾天來的抑鬱就一下子給沖洗得乾乾淨淨了。

五

一個月以後，小玲來到被分發的一個國立大學里。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大學，而且距離省城很近，小玲投考時第一志願就是這個大學。現在竟然如願以償了，自然高興，她曾經愉快的花了一整天工夫寫了許多信，報告給家里和她的朋友們。

一個月來在省城的生活，使她感到異常的厭倦，無聊。許多令人氣憤不平的事，像約好了似的，一齊堆到他的眼前，找人去談談發洩發洩吧，可是林志昭，沈茜，馮友芝，左淑君都走了，除了裴紋子梁素潔而外，就沒有什麼熟人。可是梁素潔是新婚，不便多找，而裴紋子呢，又是那樣的忙！

對於裴紋子近來那種「忙」的生活，小玲表示異常不滿意，甚至是厭恨和憎惡。她曾經不客氣地向裴紋子進過好幾次忠告。

「紋子，你這樣生活下去，是會毀掉你的！」她鄭重其事地嚴肅地說，眨毛一睜一睜地看著那個正在用粉紙擦鼻凹的裴紋子。

「我何嘗不是這樣想。」裴紋子把粉紙塞進皮包，目光空虛地向遠處瞭望着，「不過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看見許多吃人的猙獰的魔鬼，兇殘地把人往陷阱里拖，我看見生活的鞭子在驅使一些人做許多可怕的陷害別人的事。這些，我只要一想起來，就害怕得遍身發抖，汗毛都根根的豎起來……我怕，我恐怖，我不想去看它，可是它却偏偏地要送到你眼前來，——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只有逃，逃，逃到我目前的生活里，這樣我可以暫時地拋開它，我可以減少一些恐怖和痛苦。」

她急促地說完了這些話，就頹然地把身軀擲在椅子上。像一個沉溺在江里的人，迫切地想抓到一塊木板，可是這塊木板却始終沒有漂來。

小玲看着她豐滿的嘴角上就飄過一絲笑意。

「現實是這樣，你逃得掉麼？而你逃的那條路是不是就沒有魔鬼和陷阱的？」她的烏黑的短髮就在耳邊一晃一晃的。「紋子，你是爲恐怖現實而逃避的，可是結果，我怕你將會成爲造成現實恐怖的一個角色。」

「可是，教我消滅這恐怖麼？——天啦，我更怕，我怕流血！」她闔起兩手緊緊地擦在隆起的乳峯中間，兩肘就儘力向外伸出，頭慢慢垂下來，似乎心裏痛楚得很。

「不是流血不流血的話！」小玲覺得她把話說得太幻想了，同時又想起林志昭臨走時說的警飭生活的話。「你得改變生活，不然你就是要流血，人家還不要你流血，你怕個什麼？」

「我想，還是要先改變環境，有句名言，環境決定一切，小玲，是不是？」她竟像比小玲還要小的樣子，仰着頭問。

就這樣，她去改變她的環境去了。——她考取了那個私立教會大學。

她爲了這，特地請小玲和梁素潔夫婦吃了一次飯，看了兩次電影，算是表示慶祝的意思，還興致沖沖的對小玲和梁素潔說：

「這回我可改變了環境了，我打算好好地念點書。」

梁素潔抿着嘴笑了一笑。她近來的風姿比以前可舒散得多了，蒼白的兩頰現在却隱隱地透出紅潤的光，手膀子也圓滾滾的像段白藕，水汪汪的眼睛早已消失了淚痕，換上的是輕嘲淺笑了。

小玲會上她家里去過幾次，就漸漸地發現梁素潔和她丈夫的感情竟然很好

●

那個丈夫是在一個什麼廳里當一名不大不小的職員，他能夠把應付上司和對待妓女的手段靈活而且熟練地運用着，來討女人們的歡喜。所以梁素潔結婚後不到三天，心里就覺得這樣一個丈夫並不怎麼討厭。再過幾天，居然就恩愛起來了。

可是這在小玲看來，簡直是一樁奇蹟。以前那樣三把鼻涕兩把眼淚的不愜願，現在爲什麼這樣的恩愛呢？是假裝的嗎，假裝的也不能這樣的活龍活現的呀——這心理小玲可猜不透。

一個月來小玲在省城裏除了看書跑警報而外，就這樣無聊地度過，一直到她來到這個國立大學。

現在她來到這個大學又很快地過了一個月了。

這所大學是抗戰後從別的地方遷移到這里來的。這縣城周圍的風景特別好，在本省算是個有名的勝境，因此常常有些要人或是名流特地從遠的地方跑來遊覽，像善男信女朝山似地絡繹不絕，於是這大學里的教授們就不愁沒事做了，整天地陪着他們幹些「登山攬勝」「臨水泛舟」的勾當。有的時候還大家唱和幾首詩，內容總不外是些什麼「亂世」「干戈」「進兵」……之類的话，有的竟「緬懷往昔」慨嘆起「風流不再」！吟完了詩或是走累了，就在廂里

「雅集」一番，於是廟里的和尚也就跟着忙碌起來。——奇怪得很，這些名流平日雖然架子擺得特別大，可是對和尚們却異常客氣，這裏和尚們也似乎很風雅，能陪着他們吟吟詩填填詞，於是他們就簡直活得幾乎瘋狂起來。

小玲不是名流，又不會吟詩，當然游山玩水的興致也就不怎麼大，不過那山寺的鐘聲，渡頭的船艇，有時也會引起她縷縷近乎詩意的感情來，所以初來的那幾天，也就跟着那些和她同樣的「新人」爬爬山，逛逛廟。

不過這些引起她的興趣，只是一個極短暫的時期，不到一星期，她就感到索然無味不想再去了。正好這時教授們也都到齊，開始正式上課。於是小玲極客觀地先從表面上把這學校觀察一番，像坐了飛機盤旋空中，大體上來一個鳥瞰。

她所得的印象並不像林志昭所告訴她那樣壞。

學校的規模雖然很大，可是一切都似乎很上軌道，各樣課程也都開得很齊備，教授呢，雖然因為聽課不久，不明白他們究竟如何，不過却都是些「名人

「而且只要看他們那付不動聲色的沈靜的面孔，奇怪，據小玲仔細考察的結果，教授們的面孔表情幾乎一律是這樣。」以及走上講堂開列的一粉板參考書目錄，也就知道他們是怎樣一個飽學之士了。至於同學們呢，那是學校當局常常引以自負的，說是同學們刻苦篤實，讀書空氣濃厚，是這大學學生的特色。這一個自負在小玲看來，也似乎並非完全撒謊……

讀書的空氣，雖談不上什麼「濃厚」，可是用功的同學實在是有，圖書館里就常常坐滿了一大堆。不過看的書多是些課本之類，或是教授們指定的參考書，很少有翻閱現代書報和雜誌的，他們對現實問題全似乎不怎麼關心，這點可使小玲不大滿意。

「爲什麼讀大學的人，還像左淑君似地去死啃課本子哩！」
不過當她一看見生活刻苦的同學時，也就把這淡淡地忘記了。

刻苦的同學確乎是有。據小玲所知道的，就有一位戰區來的新同學，他從

幾千里外趕到這里，一路上遭遇了無窮的挫折和痛苦，他翻過車，也翻過船，還遭過匪劫，可是每次都傳奇式地死里逃生的遇了救。當他遭匪劫的時候，離這里還有六七百里路程，他就一文不名地幾乎是行乞般地來到這里。他和人家談起來，常常自比爲唐僧取經，現在可算是取到「經」了！當然，像他這樣的並不多，可是在這里忍飢耐寒，和生活掙扎而等「經」的人，還是不少。

當然，這些事給小玲的印象，只不過「不壞」而已，怎麼好，是談不上的。不過，也就由於這「不壞」，她時時總像期待一個什麼一樣地，常常存着一個美麗的希望。

無論小玲在初來的時候是怎樣說，進這個大學的目的只不過是想念點書，長點經驗，並沒有存着什麼過份的奢望，可是說儘管說，胸頭總是躍躍地蘊藏着一個自己也說不出理由來的與口頭矛盾的念頭，這念頭一直到下面的幾件事發生之後，才殘酷無情地給她打消了。

班上的國文是由一個很年青的先生擔任，這先生像是個肺病患者，講書的時候不住的咳嗽。講台上吐滿了濃痰，這天不知怎地，這先生忽然提到現代文學，就扯到了魯迅。

「哼，魯迅！」那個先生咬着焦黃的牙齒，「只曉得亂罵人，文章做得一場糊塗，尖酸利薄，現在文壇之所以鬧得這樣糟，就是他搞的！——你們不知道吧？他那本小說史略就是抄的日本人的呀！現在許多人捧他，哼，那，那，那是別有用意！」

小玲新奇地聽着這種論調，她不相信這話竟會由一個教授嘴里吐出來。而且那個小說史略的問題，不是已經鬧清楚了麼？難道他還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能亂說呀！

可是接着那女教授却「亂說」得更利害了，她勸同學們多做點小品文。說文學是抒寫性靈的，倒不一定非要與抗戰有關不可，不要跟那些「別有用意」

的不懂真文學的人亂叫。說着說着就還介紹周作人的幾本小品來做模範。

「周作人不是漢奸麼」？底下有人輕輕地說。

「誰說的」！那個先生惡狠狠地輪起那雙頗為混濁的眼睛。「漢奸可不能這樣隨便給人加上的。周先生和我就很熟，現在，呃，呃，……他有什麼辦法哩，君子責人，就不應該這樣苛刻，——唉，百世之後，自有公論」！她不勝感慨地嘆息起來，接着又咳了一陣，就繼續講他的小園賦了。

這番話把小玲震駭得張開嘴瞪起眼睛像個呆木鷄，她心里漸漸地燃起了一股強烈的無名憤火來，她很想走上去在那乾巴巴的臉上「拍拍」地給他幾下，可是一看同學們都在靜靜地坐着，他只好夾着書本頭也不回的走出教室。

自從這次以後，小玲對於那些以前覺得是「飽學」的教授們，就漸漸地看出來只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背背講義，開出一大堆書名來唬唬學生，或是罵罵別人來顯出自己的超卓。——如是而已！

這樣，她就逐漸地對這些教授絕了望，只照例地上課下課胡亂地聽一陣完事，有時還帶一本別的走上去看，倒也河水不犯井水的相安無事。

可是她再也想不到仍然是「安」不下去哩。

有一天晚後，她在宿舍里看一本流行的文學雜誌，封面正好露在外邊。

一個和她同系的二年級的同學走了進來。

「啊呀！」那個同學一看到那本薄薄的雜誌封面，就吃驚地叫起來。「你怎樣看這個雜誌」？

「爲什麼不能看呀」？小玲有點詫異。

「還是少看點好」，那個老成持重地像在警告她。

小玲心里暗暗地在笑。那個可又走進書架傍邊。

「晴」她像忽然間發現了一條毒蛇似的。「你怎麼盡看這些書呀！高

爾基選集、新婦女論……：……咳嘆嘆！她餘驚未定地直搖頭。

「沒有什麼，隨便翻翻」，小玲鎮定地若無其事地說，「有什麼關係呢！我又無黨無派的。而且這些書也沒有說什麼呀！」

「噢噢噢，越是無黨無派的越不能看」！那個越來越嚴重了，「噢噢噢，危險危險，這些書，我們圖書館都不買的」！

這一番話真叫小玲有些駭然，而且也不敢相信起來，要是真的這樣。這個大學和她進的那個中學有什麼不同呢。許多赫赫有名的辦高等教育的專家，不是在報上大吹大擂地說是大學要注重自由研究的麼？為什麼竟會有這種反自由的現象呢？她爲了要證明那個同學的話是否真實，就特地跑到圖書館里仔細地查了一番目錄，查的結果是新出的圖書，無論是文學或是社會科學只可憐的佔了兩三頁，那些整本的厚目錄，是些線裝古書或是些西文原版。

她垂頭喪氣的從圖書館里走了出來，失望地躺在床上，費力地呼吸着。

她渾身軟綿綿的，不想再站起來，一種像受了橫暴侮辱以後的心理，在強烈地波動着，林志昭暑假前和她談的那些話，一個字一個字異常清晰地從她腦中閃過。她恍然地明白了同學們之所以不讀現代書報和雜誌的原因——原來這些東西是禁止閱讀的，讀了就會有「罪名」加到頭上來的！

鑪

她想像不到她暑假時所希望考取的大學竟是這樣！

她像受了欺侮似地氣憤地這樣想起來！

鶯

「早晚得這樣，鬼才進這大學，受這些洋罪」！

可是她不能不奇怪，竟有許多人不要千里而來的找這「洋罪」受！這話真是令人不知從那里說起了。於是她就想起那個刻苦的同學來，受了那樣千辛萬苦，死里逃生地以為取得了「經」，可是這「經」，在她小玲看，簡直是一張白紙——不，白紙還有用，竟是一張污穢的廢紙。

她實在覺得那個同學犧牲得太不值了，這簡直是遭受到一個無恥的欺騙呀

！要是她的話，她一定要放聲痛哭一場！

從這天起，小玲心里開始感到空虛起來，寂寞起來，後來竟像是一隻學飛的雛鷺在黃昏薄暮時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林巢一樣地悲哀起來。她漸漸地沈默着，不願和別人多說話。下了課就夾了書本低着頭走向宿舍，藏在深睫毛里的目光黯淡而凝滯地注視着地面。像有一個什麼魔鬼把他的靈魂攝去了一樣。

她這現象差不多繼續了有一個星期之久。在這期間，她爲了避免無味的問詢和多餘的答復，曾生氣地把書架上的那些新書一齊塞進箱子，代替上的，是從圖書館借來的幾十本古意盎然的殿版史記和漢書。

難得的一連繼續着好幾天晴爽的天氣，這才算漸漸地把小玲的萎頓的精神恢復過來。

一個柔和平靜的下午，小玲信步地踱到校園，隨意折回來幾枝菊花，於是

就找出一隻雨過天青色的東口花瓶，順着這幾枝花的偃仰的姿勢，很合適地而且富有畫意地插到瓶子里。然後就放在那堆古色古香的線裝書旁邊。

她像個畫家要給這「幽齋清供」寫生下來一樣，站在那裏怡然自得地欣賞了一會兒，自己就不禁失笑起來。

繼

「這擺設清雅倒是清雅，可是和主人的性格却太不調和了。」

她正還打算把書再整理一下，可是出乎意外地沈茜在門口出現了。

小玲像從牢獄中放出來突然看見親人似的，一下子就撲了過去，抓住對方的手。激動過度的感情，迫使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歡喜得驕着，跳着。

「你該想不到吧？」沈茜跳了幾跳之後這樣說。

深厚的友誼在沈默中真摯地交流着。

慢慢地，小玲把激動的感情平靜下來，這才開始問沈茜爲什麼在這時候突然地來到了這裏。

「你猜」！沈茜仍然是那麼天真地要人「猜」，小圓眼睛吉里骨碌地翻動着。

小玲想了一會，就認輸似地搖着頭。

「猜不着，猜不着。這，我怎麼猜得着呢，你事前又沒信給我」。

嫌

「告訴你，我被學校開除了，現在打算回家，相信不」？沈茜調皮地偏着頭笑。

覺

「爲什麼呀」？小玲有點驚訝，睫毛一睜一睜的。

「開除就是開除，還一定要『爲什麼』！」沈茜翻了一下眼珠兒，她似乎看中了瓶里的一枝菊花，就走去抽出來，在手里撫弄着。

「噯噯噯，你看你這人」，小玲有點發急了，「開除嘛，總要有點由頭呀——你坐下來說好不好」！她把沈茜按在椅子上。

「爲什麼呀，告訴你，爲了辦民——衆——學——校——」！沈茜把民衆

學校四個字說得特別加重，而且拖長着聲音，接着就興奮地說下去：「起先，就在開學不久的時候。我們那個訓育主任就把我喊去訓，那個老太婆真有趣，鬼鬼祟祟地像賊一樣，就說：『從今天起，我不許你到城外那小學去，不聽，就開除！』——可是，鬼才聽那傢伙的話呢！」

鍾

「你當然不會聽」。小玲兩隻手抱着膝蓋。

「是呀，我還是偷偷去」。沈茜伸出舌頭舐了舐上唇。「可是，你說奇怪不奇怪，馮友芝她們的訓育主任也說了這樣的話——管它呢，我們還是幹我們的。就這樣。幹着幹着，上星期我就被開除了，一共三個。罪名好笑得很，

——你猜！」

沈茜又要別人猜了，可是小玲專心聽她的話去了，沒有做聲，她就只好自己說出來。

「又是什麼『不假外出』！他們這個『不假外出』呀，是一宗法寶，隨時

都可以發出來的。馮友芝因是在三年級，所以這法寶只把她打成個「留校察看」，這就是他們什麼時候看不順眼，就什麼時候可以「腳踢開的」。

小玲的臉色漸漸地消失了原有的紅潤，深睫毛里像放射着一股烈燄，顫抖着聲音。

「那麼，我們那個民衆學校不是完了麼？」

「還用說，當然完了蛋！」沈茜憤憤地把手上的菊花使勁地向地上一扔，花瓣就紛紛地撒滿一地，像受了委曲地零亂地躺着。

小玲覺得眼前漸漸的黢糊起來，那些花瓣慢慢地都變大了，還閃爍地射出光芒，再一轉眼，竟然滿地都是，而且全都晃動起來。

她想起過去是怎樣的在烈日下，在風雨中，爲着這個學校奔走。好容易才千辛萬苦地培植出這一點嫩苗，現在竟這樣無聲無臭地枯死了！

她心頭起了一陣急劇的痛楚，眼淚一顆顆的掉落在菊花瓣上。

沈茜也悽然無語地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雞。

「這消息要讓林志昭知道了，一定比我們更難受！」小玲拭着眼淚說。

「唔……………」

兩個人的心情都同樣的惡劣，小玲覺得這樣下去會更沒有意思的，便帶了
鑼 沈茜出城去遊覽名勝。

他們在山上頑了半天，一直到黃昏的時候，才疲乏地並肩坐在山腰的石凳
上休息着。這一對姊妹似的朋友，吸引了來往游人的無數的愛憐或是貪婪的
鸞 目光。

這時候，西天烘上幾抹火樣的紅霞，映着遠處的一條河水就瀾灩地射起耀
眼的金光，幾隻小船就在這金波上徐徐地飄蕩着。

她倆似乎被這動人的景色所陶醉了，只出神地盯着那幾隻小船是怎樣平滑
地從金波上溜過，又怎樣地毫不費勁地轉進了另一叉口。

剛才爬山時那種急劇的心情，就一下子被這個沖淡和穩的境界洗淨了。

小玲悠然地遙望着河水，她覺得利那間心里也澄靜得同這河水一樣。

沈茜看了一會，就檢起一塊瓦片在地上畫小人玩兒，畫着畫着，似乎自己也不大感覺興趣了，就把瓦片一甩，兩手拍了拍泥土。

「我倒忘了告訴你。左淑君不打算在學校做事了。」

「爲什麼呀？」小玲想起左淑君以前說過的理想來，就微笑着掠一掠頭髮。「她不算實現她的理想了麼？」

「你聽我說呀！」沈茜就像說故事般地津津有味地說起左淑君來——

「真有趣，真有趣！」她這樣地開了頭。

「左淑君呀，開頭倒真是下了死心，要實現自己理想的。她在上任的前幾天——我們管她去辦公叫做「上任」的，——嚇，就擬好幾大張計劃，都是關於怎樣整理圖書館的。擬好了以後，就洋洋得意地送給教務主任去看——晚不晚

得？上季的你們那個矮胖子訓育主任現在做了教務主任咧！——噯噯噯，還有，還有，她的丈夫也來了，教公民，也是那樣矮胖矮胖的，你說怪不怪！」

沈茜說話永遠具有點東扯西拉的，一下子就扯到教務主任丈夫的身上了。

嫌

「左淑君就這計劃去啦，兩個矮胖子正坐在教務處談家常呢，那個丈夫也怪，像是教務主任身上的一部份，叭兒狗似的，永遠跟着牠屁股後面轉，同學們喊他叫做『良人』。」

驚

「那個『良人』啦，就接過左淑君的計劃翻起來，可是教務主任却冰冷着臉惡聲惡氣地：

「『放在那兒好了！』」

「『良人』只把小紅鼻子繃了繃，就很乖地放下了。左淑君本來還想把計劃解釋一番的，可是一看『良人』都不敢出氣，於是便怪難為情地退出了。」

「逼出來以後，可就來火兒啦，伸着額頭氣吁吁地：

「『圖書館又不是我的呀，這樣還辦什麼學校哩！』

「別人就勸她別生這麼大的氣，過幾天矮胖子自然會看的。可是兩個禮拜以後，那計劃還是原封不動地放在教務主任席上！」

難

沈茜跑到這里，就一下跳到石凳上站着，雙手按着小玲的肩，小玲就仰着頭，睫毛一映一映地看着她，像個小孩子聽故事聽入了神。

「你讓左淑君就這樣灰心了麼？」沈茜又像隻小鳥兒似地，靈活地跳下來。沈茜才不理，她說爲什麼要教務主任看啦，我自己不是一樣做！於是她就真的自己整頓起來。整頓的第一步，就是要看點書，這，在學校預算里是有一筆錢的，她就去找事務主任，可是那個事務主任却出奇地嘻嘻地笑起來。

「『算了吧，左小姐！這年頭，還買什麼書！』又是接着他又滑頭地叫左淑君去和校長商議，只要校長答應，他這里一定照辦。」

「左淑君就饅瓜似地去找校長，理直氣壯地說明了來意，而且特別強調這一點——學校預算里有這一筆的。」

「可是校長只繃着眉頭簡單地說了三個字！」

「『遲一遲！』」

這一遲，一直遲到今天，一本書還沒有看到。後來左淑君打聽出來，這一筆經費，校長是按月寄給她的兩個少爺做學費的。」

沈茜說着就吃吃地笑了起來。仍然接着說：

「左淑君碰了這兩次釘子以後，這才覺得自己的理想有點動搖起來。恰好這時學校的會計助理走了，校長就把左淑君調到會計室幫忙算賬。」

「這一算，可把左淑君算呆了，她發現這賬里的許多祕密來，這些祕密啦，有許多簡直是我們想像不到的，她這一下可像丟了靈魂似的悲哀起來了，常常拉着我們的手流着眼淚說：

「我怎麼辦哩！我的理想完全失敗了，我想做一個好人，我要奉公守法的做事，可是他們不許我這樣做，而且還逼着我做他們的「幫兇」，天啦！」

沈茜睜起眼睛，伸出額頭，模仿着左淑君的神情和聲音，頑皮地看看小玲。

麗

「也好，左淑君該覺悟了吧！」小玲看着沈茜的模樣，就不禁笑起來。」

對於黑暗勢力只有兩個辦法：不做它的敵人，就得做它的奴隸。要想在裏面來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不過我想左淑君她是會走第一條路的。」

麗

「對呀！所以她下季決定不幹那事了啊。她對我們說，她要拿她自己來做例子來告訴一切青年。她現在覺得我們過去說得很對，她很後悔那時沒有跟我們在一處工作。」

沈茜看見一抹笑影從小玲嘴角邊掠過，她也愉快地拾起一塊石子向樹林里擲去，驚起林中的宿鳥，嘩嘩地飛出，擊破了山中的靜寂。

暮色像撒下的漁網，漸漸地向近處收攏過來，遠處的景色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輪廓，幾點疏落的漁燈，一閃一閃地在銀白色的江面上閃動着。

小玲和沈茜手牽着手走回宿舍。

晚上沈茜告訴小玲，她打算回去以後，好好地功課準備一下，明年拿同等學力考大學。

小玲一聽到「大學」，就想起這個學校的情況來，於是就背書似地把那些令人氣憤的事，一齊傾腸倒肚地告訴沈茜。

沈茜出奇地驚訝地聽着，不時地搖着頭，拖在頸項里的小辮子，就映着燈光一甩一甩的。

「不必這樣喪氣呀！」她等小玲說完了，就這樣勸她：「好的同學一定是有的，不過你來的時間太短了，又給這些烏烟瘴氣的事擾昏了頭，所以沒有看到。」

「對了，我也這樣想。」小玲完全同意地說。

臨睡的時候，她們又談到梁素潔和妻紋子。

「嚇，聽說妻紋子成了交際花啦，在省城里有名得很！」沈茜睡在床上說

難

「真的麼？」小玲想起臨走時妻紋子是怎樣地向她懺悔。可是現在還是改變不了。「唉，可惜，可惜她的聰明！」她脫下衣服鑽上了床。

覺
了。

於是兩個朋友同擠在一條被子里，又孩子似地鬧了一陣，這才安靜地睡下

六

小玲說裴紋子聰明，那是一點也不假的。這只要看她學了三天跳舞，就担任了跳舞會的節目便足以證明了。雖然學的時候；差一點把腳爪擱扭壞，可是人家終究學會了呀！

說句良心話，起先，裴紋子倒真是的的確確想要振作一下的。

自從那次她和小玲說過「要好好地點書」以後，她就常常這樣想——

「是的，我一定要做一個新人！」

於是第一步她先從自己寢室里「新」起來。

她花了一整天的工夫，帶着老媽子把房間澈底地重新佈置了一下，將原來的樣式整個地改變過來。

她出出進進地跑着，忙得直喘氣，先叫老媽子把一些東西搬出去，再指揮

着把另一些東西搬進來。老媽子有時弄錯了地位，她就尖起嗓子直叫：

「真是，你怎麼這樣笨呢？」或是惡狠狠地對着老媽子那張永沒有表情的

臉：「你沒有長腦筋麼？」

於是便自己動起手來，老媽子就昏頭昏腦地伸着兩隻手站在旁邊看着。

繼

一直等到把書桌對面的那座化妝台搬走；而放上一個精緻的小玻璃書桌以後，這間房間的佈置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裴紋子疲乏地坐在書桌面前，游目四顧地把室內檢閱一番，忽然像被針刺了一下似的跳起來。

「啲啲啲，這成什麼話呢！」

她發現壁間懸着的幾張外國女明星照片還在那里露出牙齒向她誘惑似地笑着。就很快地將它摘了下來，換上了幾張外國作家的照片。

她休息了一會兒，又跑到書店買了一大抱進步的書籍回來，塞在書櫃里。

和那些電影雜誌，明星畫報擠在一處。

「好了，這回可要真正地念點書做點事了。」

她這樣想着想着就真地謝絕了那一批她所謂的「蛆虫蒼蠅」的訪問，真正地看起書來來。

一個生活舒服散漫慣了的像斐紋子那樣的小姐，初看理論書是有點吃不消的，她看的是一本關於哲學方面的著作。看的時候，頭一兩頁倒並不覺得什麼，可是看着看着，書本上的那許多黑字就像全變成了許多沙子，在她頭腦里殘忍地揉擦着，漸漸地她的腦袋就暈眩起來，漲痛起來，發裂起來，書上的字又由沙子幻成了一片麻麻的小黑點，她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拋下了書本。

「看書真是一件苦事！」

她慨然自語着，休息了一會兒，仍然硬着頭皮「苦」下去，可是却想不到使她更「苦」的事還在後面。

原來那書上告訴她，說是僅僅懂得理論並不算數，主要地還是要把這理論在各方面實踐起來。

這可有點叫斐紋子爲難了。

「怎樣去實踐呢？難道像游擊區那些女性麼；再不然像林志昭一樣的，跑到孤村冷鎮上做什麼宣傳工作。」

她想到這裏，就無意地向床上看了一下，兩隻綉衣的綿軟的鴨絨枕頭在眼前一閃。她幽幽地發出一聲長喟，就放下書本，浸在一個迷惘的苦痛的思索中。窗外飄進來一陣清幽的桂花香氣，她的心就跟着這一縷香氣蕩起來。

「何必這樣自苦呢！」

她毅然地站地起來，對着鏡子把眉毛重新仔細地畫了一畫，拿起一件淺色入時的秋大衣，就坐上車子到了學校。

學校的範圍很大，在這省城里是個特殊區域，人們叫它做「租界」的。這

話雖然不實在，（因為並沒有訂立條約租借出去。）可是實際上倒是真像，學校的周圍四五里全是外國教會的勢力範圍，在這範圍之內，一切都是滿帶着外國味道的。一幢幢的洋房掩映在參天的綠蔭中，清潔的馬路沿着整齊得像地毯樣的草地，蜿蜒地伸出去，就在這馬路上或是草場里，可以隨時遇到許多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穿梭似地走着。還有一對對的類似外國人的中國青年男女在悠閑地溜躑着，低聲地談笑着，甚至是親暱地假依着……來到這里，真會叫人不敢相信中國的國土上還正在進行着為爭取自由解放的血肉戰爭。

覺 斐紋子現在就在這環境里讀書的。

她下了車，就去找新近認識的那個朋友——章萍小姐。

湊巧得很，走不到一小段路，就看見章萍正和一堆男女同學坐在路傍的一個草坪里，她一看見斐紋子就站起來喊：

「Hallo，密斯斐！」

章萍跳到斐紋子跟前，電燙的頭髮像許多小黃蛇在頸項裏蠕動着，那雙塗得藍不藍黑不黑的眼圈就閃了閃。

「Where are you going?」

「找你呀——」

「好極了，我也正打算找你。」章萍扭着脖子裂開紅漆似的嘴唇。「來來

來，我給你們 Introduce [k•]」

她把斐紋子拖到草坪，就向那一堆同學介紹起來。

那些全都十分有禮貌地和斐拉着手，說一些頂文雅的詞句，有一個身上直

噴香氣的西裝青年，竟十分遺憾似地說：「以前不認識她實在是一件非常抱歉的事。」

章萍等他們說完了，就拍了拍斐紋子的肩頭。

「今天晚上 Dr. Hard 家里有個 Dance，我們都要參加的，你也去看看

好不？」

跳舞會 斐紋子在抗戰以前倒是參加過的，不過那時也許因為還小，不大感覺興趣，等到正感興趣剛學會一點的時候，就又抗戰了。現在有了這個機會，而且又是在她正被理論書「苦」得頭暈眼花的時候，自然是毫無問題而且異常高興地滿口答應了。

晚上她盛裝着和章萍到了那個外國教授家里，一直待到很晚很晚才回來。這一晚她興奮得很，她知道許多不知道的事。原來這個大學里有很多外籍教授家里有跳舞廳的，而且幾乎每個星期六總有一個小小的跳舞會，而且學生們參加是不拒絕的。

「爲什麼以前我竟不知道呢，就是這些鬼書給我擾昏了。」她睡在床上對那個玻璃書櫥斜睨了一眼。可是剎那間又似乎有另一個念頭在她腦中一閃。她沉靜了一會兒。

「唉，何必自討苦呢！而且我也辦不到啊！」

她閉上眼睛她不再想剛才想過的念頭了。

於是她就跟章萍小姐學起跳舞來。

就在她差點摔折腳孤拐的那一天，她特別高興，因為那個外國教授 D_r.

離 H_{erl} 會當面用他那不純熟的中國話誇獎過她；

「好的好的，你聰明 學得快！」

快是真快，三天之後，她就在一個跳舞會上擔任了節目，而且因此竟博得

驚 一個「新人皇后」的「榮譽」。

於是斐枚子這三個字就像巨雷似地到處響徹起來。

漸漸地全學校的人都知道她了。

漸漸地省城里的闊人們也都知道了她。

漸漸地每一個大游藝會沒有她參加一項節目，有許多觀眾就會像欠缺了一

點什麼似的。

就是這樣，她成爲這省城里的幾個名交際花的一個。而和她來往的「蛆虫蒼蠅」也又另外換上一批。以前的那些王先生之流。就像丟去的一隻空口紅盒子，冷清清地在角落里，早被她遺忘了。

鏡

現在她房間里又「新」起來，雖說佈置並沒有一點更動，可是情調却與前迥然不同，衣架上掛滿了輝煌燦爛的時裝衣服，桌上堆滿了一束束艷麗的鮮花，茶几上那隻精緻的描金建漆盤里盛滿着訪問人的名片——這些名片各式各樣的，有中文也有西文！

鸞

至於前些日子她看的那本哲學書哩，這時正躺在書櫃里痛苦地被一堆電影雜誌壓着，露出的半節，上面放着一盒還沒有用完的外國口紅。

當然，這要如果說是斐紋子就麻木地沉溺在這生活里面，一點苦悶的事也沒有，那可冤枉了她，苦悶還是有苦悶的。

斐紋子似乎是先天帶來的有那麼一點詩人氣質，每逢參加一個大宴會或是跳舞之後，常常會從心底泛出一縷輕烟似的悲哀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就最容易想到過去的事和過去的一些朋友，尤其是林志昭和小玲，她立刻迫切地需要和她們談談。當然，這是辦不到，於是便只有跑去找梁素潔了——這是她唯一的住在省城里的舊友。

「噯呀呀，你怎麼還有工夫來看我呀！」

梁素潔每次見她來的時候，總是這麼一句話開頭。今天她繫着一塊白圍巾，似乎是從厨房里出來，身上還帶着油煙氣味。

「哎，你看我，真不成人形了！」她解下圍巾抖一抖。看樣子似乎有件什麼愉快的事藏在心里。

「爲什麼自己下廚房呀，老媽子幹嗎去哪？」斐紋子看她那樣子有點詫異。

「噯呀呀，有什麼法子哩，「他」說我燒的魚好吃，恰好今天買到了一條

魚。」她像一個慈母說自己孩子淘氣似的，埋怨呈深深地癡着無限的喜悅。

「真是個賢慧太太，嘖嘖嘖！」斐紋子諷刺地讚美着。

「別開玩笑吧！今天在我這里吃魚，我親手做的，噹噹噹，看他的話對不對。」現在梁素潔說話似乎每句里都離不掉「他」了。

繼

斐紋子一聽到她親暱地說「他」；就想起以前她是怎樣地哭着死命地反對「他」的情形來。很想問一問她爲什麼這樣快地就改變了過來，可是却總不大好說出口。於是心里就這樣想：

覺

「她也許是忘記了。」

這，斐紋子可沒有猜對，梁素潔不但沒有忘記，而且還不時地想起來，有時想着想着，就自己發笑了：

「當時怎麼那樣孩子氣？」

她把那時自己的流淚反抗等等解釋成「孩子氣」——可不是，既沒有看到

「他」是個某樣子，又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就糊里糊塗地反對起來了，還不是「孩子氣」麼？

再說，那時自己也就根本沒有想像過理想中的配偶究竟應該怎麼樣呀！真怪，還那麼真心真意地哭着不願意呢，那是個什麼心理呀！

嫌

「怪怪怪，那時只覺得不這麼來一下就不應該似的。」

她就怪難為情地笑起來，再咀嚼一下目前幸福的生活，她簡直就覺得那時是有點傻了。

爲

在那里去找像「他」這樣的人哪！那麼乖，乖得像個又懂事又聽話的小娃娃。而且還那樣地順從她的意思，像她肚子裏的蛔蟲。「他」爲了她喜歡看小說，也也日夜加工的把那幾部小說看完，沒事的時候，就把那裏面的故事拿來閉談，把那里面人物拿來比方，某個人物像他們自己，某個人物像他們周圍的人。……於是日子就很快地過去了。

她想着想着，全身就像泡在一盆溫水里似的輕飄飄地心里有點迷糊起來。——就在這時候，「他」就走進了，「他」就輕輕地走攏她的身邊了，「他」就一下子把她摟抱在懷裏了。

「！」她從那個甜蜜的想像中驚醒過來，一看是「他」，這才又像是生氣又像是高興地：

「小鬼，嚇人一跳！」

她把那「小鬼」的手拉過來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鶯

那個「小鬼」正貪婪地，目光像野獸似地盯着她，像要一口給她吞下去。

「真好，你今天親手做的那個魚，好人，明天再做一次給我吃！」

「哼，你想到好，明天，明天不高興了！」水汪汪的眼睛就含情地斜溜「他」一下。當她覺得腰骨間那股力量越來越緊的時候，這雙眼睛就閉上了，只剩下一絲動人的媚意在眼角邊盪漾着。

可是下次她還是高興地親手來做魚給「他」吃，今天已是第四次了。

她堅決地挽留裴紋子吃她這第四次做的魚。

「今天可不准走，一定要吃我親手做的魚，等「他」回來，我們就吃。」可是裴紋子却沒有等到「他」回來，就推托着另有一個宴會告辭了。

裴紋子回去以後，心里就煩得很。

「這樣的女人，命，天生的奴隸命！」

她覺得一肚子全裝滿了牢騷，非痛痛快快地發洩一下不可。於是她就提起筆來打算寫信給小玲，把梁素潔的「奴隸」狀況報告一番，詛咒一番。

當她正寫到「在這全民族正艱苦地爭取自由解放的今天，這樣的女性實在是不需要的！」這句話的時候，她却惘然地放下那隻派克鋼筆。

「我這樣的成天跳舞是需要的麼？」

她羞愧地這樣想着，她猜小玲一定會知道她的近況的，不想再寫下去了，

想把這張信撕掉。

可是緊接着另一個想法又鑽進腦際。

「爲什麼不需要呢？跳舞也是藝術呀！抗戰難道就不需要藝術了麼？」

她又拿起了鋼筆往底下想——這一想就想到跳舞和戲劇的關係來，她的論點是；戲劇是宣傳抗戰的利器，這是大家公認的；而演戲的演員必須要有跳舞的訓練，這也是大家公認的，所以跳舞當然也就是宣傳抗戰的利器了。

她想到了這里就又坦然地埋下頭，振筆疾書地完成了這封信，而且還是親自投進了郵筒。

當這封信達到小玲手裏的時候，正是沈茜從小玲那里回家的那天。和這封信同時到小玲手裏的，還有林志昭的一封信。

林志昭的信上大意說是她在那里工作得很好，不過就是惡勢力太大，還得分出大部份時間去週旋應付，這是一個隱憂，像毒癮一樣，說不定什麼時候，

就會潰爛得不可收拾的。

小玲把這兩位朋友的信對照的看起來，覺得非常有趣，晚上她在電燈底下就寫好了這兩位朋友的覆信。

關·梁素潔的事，她在給裴紋子的信中並沒有作怎樣詳細分析，可是她却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的意見：

「梁素潔的事，我以前也不懂，現 却漸漸地明白過來。她以前反對訂婚是真的，哭也不假，不過這，她只是直覺地以為應該這麼來一下就是了。爲什麼呢，我想簡單得很，就是因爲自己是個新人物，女學生！——

女學生那有家庭給訂婚的道理？

「梁素潔是一個不理解現實沒有什麼理想和信念的女性，凡是這類女性都是這樣：因爲沒有理想，所以選擇對象時就沒有一定的方向和標準，因爲沒有信念，她和任何人之間就根本沒有一個堅強不可分的連鎖，有

的僅僅是一點純粹的感情。因此她對於自己的婚姻，儘管開頭時是怎樣拼死拼活的反對，只要撮合在一處，男人會伺候一點，就自然而然地會漸漸地好起來的。

「現在那一個男的不會伺候女人哩！」

她寫到這裏，就想起這大學里許多男同學對女同學一些肉麻的獻殷勤的事情來，就吃吃地笑了，接着她仍然不停筆地寫下去：

「那麼她爲什麼要反抗呢？而且是真的。」

「那就是因爲她究竟是生活在現代的原故呀，現代的生活處處在刺激她，鞭策她，要她這麼來一下的。不過她却太脆弱了（這是必然！），只能僅僅地止於這一下。——這是她和廿年前的小姐不同的地方，雖說結果是一樣。」

「這樣女性在『五四』運動前後新舊思想交遞時似乎很多。可是在現

在，還在我們這一代中出現，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她寫完了含笑地看了兩遍，又另外抄了一份，塞在給林志昭的信中，徵求林志昭對於她這意見的批評。

她給林志昭的信很長，最後幾張完全是報告她目前進的這個大學的那些烏烟瘴氣的事，以及她的感想。末尾她會滿腔熱忱寫上這幾句話：

「美和醜是同時存在的。我希望很快地能看到我願意看的那一面，我想這個不算奢望的希望，不久定然會如願地來到！」

七

天下事有許多竟是那樣的巧，就在小玲給林志昭的信後一星期，她無意中居然如願地看到她所願看的那一面。而且這一面竟又發現在她不願看的一件事之後。

那是一個星期天下午，學校敦請了一位來這里游覽山水的名流來講演，三天前就公佈了講題。

講題非常奇特：「論兩性關係」！

講的那一天，由於這個招徠觀衆的講題，同學們幾乎全數出了席，禮堂里擠不下，就堆在窗子外邊伸頭探腦地聽着。這位名流沙着喉嚨，嘴角上堆着白沫子足足講了兩個多鐘頭，他徵引着許多中外學者的理論，以及自己研究的結果，和辦事的經驗，證明了女子的能力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不及男子，這是天

生的，沒有辦法！末了，就歸結到「女子治內，男子治外」這兩句「國粹」上來。

講完以後，同學們之間的議論和批評，就蜜蜂出洞似的到處騷擾地，意見就分成了三派：第一派是不同意這理論的，痛斥這名流是胡說八道，是希特勒的應聲蟲。第二派呢，可以說是自由主義派，說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就不妨存此一說。最後一派是擁護這意見的，他們互相津津地重複着這名流的理論，贊歎這名流的淵博，說是他們以前也是主張這樣的，可是却找不出這麼多理論根據來，現在可振振有詞了。

小玲自然是屬於第一派的。不過在這里，她發現了一件最使她痛心的事，那就是第三派里面竟然還有少數的女同學，她認為這少數的存在都是不應該，她爲了這，幾乎想抓住那幾個女同學咆哮一番，出一出氣。

不過，也就在這紛紜的議論中，小玲認識了幾位第一派的同學，經過了幾

次談話，竟然談得投機，再經過互相地輾轉介紹，認識的就漸漸多起來了，她想起林志昭過去和她談的話，想起前些日子沈茜說的那些，再想起寫給林的信末尾的幾句，一串隱藏不住的歡喜，就從她臉上飄過的一絲笑影中流露出來，

現在，她的失望的心情就被這種新的歡喜代替了，她歡喜的是：原來這個大學生並不全是烏烟瘴氣漆黑一團，在烏烟瘴氣之中也還浮盪着一些清新的空氣，而在漆黑一團裏面，也還閃耀着許多星星燭火。

漸漸地她就混進這團清新空氣中活躍起來；而成爲星星燭火的一粒。

不過，這環境的周圍，似乎隱藏着一股巨大的可怕底黑流，而這里面又隱隱約約地活動着許多像幽靈似的影子，在偷偷摸摸地窺伺着，偵察着——不讓這清新空氣流散出來，不讓這星星燭火閃出光亮！

這隻無形的黑暗的魔手，總是或遠或近地威嚇地罩着這羣人，令人擔心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被它殘暴地一把抓起來，給活活地捏死的！

因此，有些時候，這羣同學就愁眉苦臉的聚集在一塊，大家的腦中像灌滿了熔化的鉛汁，在里面擠壓得要從肋骨縫里奔流了出來，苦悶重濁的聲音就悶塞在屋子裡：

「唉，這是什麼生活！」

羅 「我們好像失去聽覺，視覺，甚至感情了！」

「這真是像他媽的山上那些黑洞！」

不過苦悶儘管苦悶，他們仍然聳起耳朵在聽，睜大着眼睛在看，張大着嘴巴在期待，而且還利用各種不同的組織和方式，把他們所聽到看到的告訴那些沒有聽到看到的人，這各種不同的組織中壁報就是一個。

小玲就異常興奮地參加到這個壁報的組織里來，她經常地撰寫一些關於婦女問題的短論，很技巧地說出她要說的話。

新的力量使她的心情重又恢復了從前的活潑，深睫毛里裏露出好久不曾見

過的熱情的光輝，成天地高興而且天真地走動着，矯捷的身影像天際斜掠的鷹。

不過從各方面得來的經驗和教訓，使她學得比以前警覺機伶起來，不是那樣毫無顧忌地任性地談論了。她學會了一套應酬和客氣，居然能和一個她認為是「糊塗蟲」或是「混蛋」的人物不着邊際地東扯西拉地談起來，她能夠把自己的心緊緊地關閉着，不讓這批傢伙察覺窺探。

但是她爲了這事却曾經稚氣地生過氣，她認爲這是一種欺騙的行爲。固然，對這批傢伙用不着什麼誠懇不誠懇，可是——

「我自己總是做了欺騙的事呀！正大光明的事，爲什麼要隱瞞起來呢？」

當她拿這話告訴別人的時候，別人就機警地提醒她：

「你不欺騙他呀，他可就要欺騙你了！你欺騙他倒無所謂，他要欺騙你，

「你就吃不消！」

她於是點着頭苦笑了一下，就又忙着別的事去了。

愉快的忙碌的日子，過得是特別快的，小玲的壁報還沒有編出幾期，冬天就來了，一到冬天，這里就似乎和太陽斷絕了關係，天色永遠是陰沉沉的，像一張寡婦的臉！

就在這樣一個陰雲慘淡的下午，小玲正寫完一篇頗為得意的短文，覺得有一節還須得修改一下，就躺在床上思索着，忽然傳達室的人在門口喊起來：

「邵小姐，有客會。」

來會她的是她的舅父，一個年近六十的慈祥的老人。肥大的馬褂凸在他那微曲的背脊上，一雙笨重的厚底雙樑鞋沾滿了油漬和灰土，大圓臉上深深地刻滿了半生辛苦積累的縐紋，一笑的時候，這些縐紋就四散地分開像一朵大菊花。

現在他正端端正正地坐在會客室里，身傍放着一個小白布包袱。他不時地從大袖管里伸出手來，扶一扶頭上戴的那頂紅結黑緞瓜皮帽。

小玲跳了進來，他臉上那朵菊 就開了。

「呵呵呵，玲兒，長高了，長高了，來來來，給舅舅看看。」他喜歡得顫動地伸出兩隻手。

舅舅這幾句話，竟像母親的愛撫似地深深地鑽進小玲心底，她柔順地像個三歲孩子似地挨舅舅跟前。

舅舅坐在那里扶着她的肩頭，從老光眼鏡里仔細地像尋找一個跳蚤樣地端詳了半天。

「睜睜睜，瘦了一點，伙食壞嘛！你媽要是看見了，又要心痛嘍！」老人愛憐地看看這個從吃奶一直看到長成這麼大的甥女，話就一個勁兒往下說：「唉，這個笨頭，樣樣貴，抗戰嘛，就吃點苦吧，年紀青青的，也應該！不過也

不能太慢待了自己呀，你們這年紀，正是長腰的時候，得好好地喂：你的二表姐呀，喝！可真能吃，一頓就是三大碗，我看了就從心眼里喜歡了出來，要吃得才好嘛！」

小玲乖乖地站在那里，仰着頭閃着眼睛有滋有味地在聽舅舅的話。可是舅舅的話似乎一時還不得完；她就忍不住問了：

「舅舅怎麼來到這兒的呀？」

「哦哦哦，你看，一見到你，就喜歡得都忘啦！——唉，還不是爲了省城

爲 那個鬼房子，淘氣包！」

那個「鬼房子」的事，小玲聽媽媽說過的。

舅舅本來是個念書的人，後來不知怎麼忽然想起了要做生意，於是便在城隍廟下房子開起店來，舅舅是外行，人又老實，店夥作弊不知道，不到兩年，本錢虧乾不算，還欠下許多債，店歇了，房子就抵給債戶。這是十幾年的事了

那時小玲還在小學里讀「一二三」哩。

舅舅受了這個刺激以後，人就突然老了好多，家累又重，十幾年來他像一隻老牛似的背着家咬着牙齒往前撐，總算把產業又恢復了大半，這就打算要贖回省城的房子，可是人家却找些麻煩來延宕着，來往託人磋商了兩三年之久，才按市價出租正式收買過去，這一次算結清了賬。

「這個淘氣包總算丟開了，唉……」老人似乎又想起過去的創傷來，搖頭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鶯

接着他就對小玲說，在家里的時候，小玲媽媽再三再四要他來看看小玲，叫小玲寒假無論如何一定要回去。她自己呢，也想瞧瞧這個心愛的甥女。今天剛到，找了旅館，就上這兒來了。

「寒假要回家啊！」

「唔……」小玲目光茫然地看着窗外。

「啊，這個，」老人摸地身邊的那個白包袱，就慢慢地站起來，雙手鄭重地捧給小玲，鼻尖就差點碰着她的前額。「這個是你媽給你的，幾件衣服，還有點香腸，收起來吧，回頭帶你上我住的地方去，這裡，亂糟糟的，不好談心。」

雞

小玲接着包袱就送回宿舍，舅舅還叮囑她：

「香腸收好了哇，不要讓耗子拖去，東西不算什麼，可是媽媽的心哪！」小玲心里矛盾得利害，出來以後就默默地跟舅舅走到旅館。

鸞

舅舅叫茶房沏上一壺好茶，斟了一杯給小玲。

「喝點喝點，你們進學堂的人，都喜歡喝開水，其實好茶還是可以嚐嚐的。」

老人摘下瓜皮帽，躺在藤椅里，一口一口地品着茶，就打滿話匣子和她談起家里的事來。

「孩子，你一年多不回去嘍，家里的事，唉，談起來可就多了。」

老人那麼清楚地記着事情發生的月日，慢條斯里地說下去。起先說些小玲的叔父們堂兄們的事，這些她聽了並不感到怎樣興趣，只「唔唔」地答應着，後來就說到小玲的媽媽了。

雞

「唉，你媽媽呀，也真苦嘍！一天忙到晚不算，還要受氣，你那個祖母呀，人老了，話就囉囉。嬸嬸們好幾個，又沒有分家，哪里沒有些雞零狗碎的事，你媽媽是大媳婦，那些閑言閑語，也真叫人夠受……」

鶯

老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在嘴里希里呼魯呷了一陣，一看小玲那杯還是滿的，就——

「噢，你喝哇！你媽媽還喜歡喝點好茶呀。……嚶，她就是勞碌命，又捨不得喝！……這一年，人可瘦多啦，我就勸她，我說：『大妹呀，你弄點好的吃吃吧，快五十的人了，還不享點子福！』可是她脾氣就古怪，就不聽我的

話，你猜她怎麼說？噱，也好笑……噫！她說：『我等我的玲兒出來再享福吧！』

老人拿起一根烟，小玲就給他點上火柴，他悠然地噴出一口烟來，話就和烟一陣吐出。

「是呀，她爲你進這個學校，可也受飽了氣，要學費，要用錢，又沒有分家嘛，你又是個女孩子！」

老人悠閑地在說故事，小玲的心可緊縮起來，鼻孔酸溜溜直打縷，她耳邊聽到舅舅在問她：

「你這幾年才『出來』哩？」

「四年。」

「那還有些時候哇，——不過，過起來也快，你看，你吃奶的時候，好像還在我眼前呢。快點出來吧，等你媽媽享你點福吧！唉，勞碌命！」

老人似乎口說乾了，一連喝了兩杯茶，就又提起了要小玲寒假回家的事。

「你寒假可得回去過年喲！臨走的時候，你媽還再三再四地叮嚀我。也是的，一年多了——回去吧，嗯，看看媽媽，也叫她心里歡喜歡喜，還有你那個弟弟，整天就驢着要來看你，那娃兒呀，真乖，我就喜歡他，又聰明，又聽話。前天把習字本拿給我看，端端正正的，蠻好！才十二歲的人啦！」

舅舅只顧往下說，却沒有看見小玲眼圈兒已經紅了。她本來已經決定寒假不回去的，這里的環境和工作，正剛剛弄熟悉一點，她準備好好做事的。可是今天舅舅這一來，把她的一種潛伏已久的「家」的感情，整個的從心底揉撥出來，在胸頭猛烈地衝盪着，她不能答覆舅舅。回去還是不回去。

好在舅舅說話，一向是只顧往底下說，倒不一定要聽的人有怎樣確定的答覆的。

「好吧，回去吧！」舅舅似乎是代替小玲答覆着，就帶她吃飯去了。

吃的時候，舅舅一個勁兒地搖頭：

「館子里的味兒，總不正！明天我雞隻雞，上我那兒吃去。」他拿着牙籤剔着牙縫，目光愛撫地看着小玲吃飯。「可苦夠啦，孩子！」

晚上舅舅要休息，小玲就回到宿舍，那一篇準備修改的短文還放在桌子上，就懶洋洋地給塞在抽屜里。

熄燈以後好半天，她還睜大着眼睛，苦惱地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舅舅下午說的那些話，每個字都清晰地在她腦中跳躍着。

驚

她現在除了回家不回家的困惑之外，更使她苦惱的，就是媽媽爲什麼對她有那麼大的期望呢？這個期望小玲明知道是不能滿足媽媽的，道理很簡單，因爲假使要滿足媽媽的期望，那麼小玲現在就得馬上改變作風，規規矩矩地做個馴善的羔羊，做一個沒有靈魂的動物，甚至做一個阻礙社會進步的混蛋！

小玲的認識和良心都頑強地執拗地不允許她這樣做的！這個道理媽媽可永

遠也不會明白。

「可是媽媽太可憐了！」她想起媽媽許多年的受苦受氣，結果寄托在她自己心愛的女兒身上的一點僅有的美麗希望，仍然像是一條五彩長虹，剎那間就會消滅得無蹤無影。

嫌

她想到這裡就顫動地咬着嘴唇，再回憶到媽媽對她的那種崇高不可言喻的慈愛來，就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胸中膨脹着。她身體在被單急劇地扭動了幾下，枕頭就漸漸地濕潤了。

驚

一種複雜的，紊亂的，理不清的情緒，在她腦際洶湧地翻擾着，苦惱地糾纏着，她雙手把腦袋緊緊地抱起來，死命地埋在被眼淚浸濕的枕頭壁。

「人難道就是爲了媽媽才生存的嗎？」

她幾次地幾乎是逼迫地這樣問着自己。

就在這樣一個難堪的情況下，她直到早晨三點多鐘才朦朧入睡。可是剛閉

上眼睛，就夢見回到了家，弟弟天真地牽着她的衣，死命地要她講故事，而媽媽呢，却淚眼模糊地把她抱在懷里。

早上，她恍恍惚惚地上了兩堂課，就上舅舅旅館里去吃雞。

舅舅仍然是慈祥懇切說着他的永無休止的話。吃雞的時候，就一疊連聲地要她多吃一點：

「吃吧，吃吧，可苦夠啦，孩子！」

她爲了滿足舅舅的要求，就自己強迫自己硬把兩隻雞腿填下肚去。舅舅在旁邊看了，就歡喜得直打咯兒。

「好嘛，能吃得就好，回去告訴你媽，準保她歡喜。」

舅舅第二天就走了，臨走的時候，給了小玲一筆錢（那是這老人在賣房子的款項里拿出的）。叫她買點好的吃吃，又再三地叮囑她：

「寒假早點回家啊！多吃點好的，養胖一點，教你媽看了好歡喜。」——記

住啊，孩子！」

小玲只「唔唔」地點頭答應。

舅舅走了。

小玲一連幾天就像失了魂似的坐立不安起來。眼前老現着媽媽的影子，耳邊老響着媽媽的聲音。

「玲兒，媽媽的氣可受夠了！」

「玲兒，可要給我爭口氣呀，不要叫人家笑話。」

可是現在小玲所做的正是媽媽認為不給他「爭氣」的事，也是家里人要當作「笑料」的事。——幸而還好，這些，家里都不知道，要是知道了哇，哼！

「哼！女孩子念什麼書，好，出笑話了吧！」

「還出風頭嘍，還反對學校嘍，啼啼啼成什麼話呀！」

她彷彿聽到家里人故意地說這些刺耳的話給媽媽聽，而媽媽就滿肚委曲地

跑到房裏流起眼淚來。

媽媽是世界上最疼愛小玲的人，媽媽又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小玲不給媽媽「爭氣」，媽媽會傷心的！

難

小玲一顆心像一團隨風飄蕩的軟綿的楊花，就沾在媽媽的身上了。

她隨意打開抽屜，一陣香腸氣味直向鼻孔撲來。媽媽帶來的香腸還放在里面沒有動，香腸傍邊還摺疊着那篇未改的文稿。

驚

她把文稿打開看了一眼，又惘然地陷入沈思中。

「這樣下去是不對的，林志昭要看到一定又要說我了：人不是爲着媽媽才生存的呀！」

是的，媽媽疼愛小玲，媽媽可憐，小玲現在這樣，會叫媽媽傷心，……可是小玲的工作總還得要做！

她想到這里，就自己寬慰着：

「不會的，不會老這樣下去的，一定！」

於是她就想盡方法痛苦地壓抑住自己的感情，把那篇短文改完。「這，她覺得比寫一篇大論文還費勁！」

恰好這時寒假考試也來了，大家爲了要把各方面的事情告一結束，於是各部門工作就更加積極起來。小玲在這高漲熱烈的工作情緒之下，前幾天的心情就如同一陣煙雲似的淡漠了消失了。

就在考試快完的時候，突然這學校外邊捲來了一陣颶風，小玲和她羣同學們對於這颶風都神經過敏地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好在本季工作都已告一結束，於是放假後就大半散開了，計劃中的工作打算下學期再做。小玲這時又正好接着林志昭的一封信，說是一星期後要來省城，希望能夠和小玲面談一次

由於這兩種原因，促成小玲決定去省城一趟。至於是否就由省城順便回家看看，還沒有考慮到。

「那，到那時看情形再說吧。」

她這樣想了一下就又拋開了。

坐了一張天的長途汽車，凜冽的北風，把小玲的小腮幫子吹凍得紫嘟嘟的

——她又來到了省城。

梁素潔一定要小玲住在家她里，理由是她家里清淨。

「你看，除了『他』就沒有別人。而且，而且我還可以親手做幾樣好菜給

你吃。」她挺起微微隆起的肚子拉着小玲——她已經有三四個月身孕了。

可是小玲却不願意吃她親手做的好菜，仍然住在哪個親戚家里。

裴枚子百忙中擠出兩個鐘頭的時間，請小玲看了一次電影。（本來還打算看跳舞會去，後來不知爲什麼又自動的取消了。）據她告訴小玲，左淑君寫

信給她，說不久也要來省，大家又可以像暑假時團聚一番了。小玲聽了自然很歡喜。

當小玲和省城的親友酬酢還沒有完，林志昭就來了。

那是一個晚上，外邊浙瀝地下着涼雨，林志昭狼狽地提了隻手提箱隨着老媽子走了進來，衣服的下半節都完全給雨打濕了，她過分疲乏地坐下。

「啊，這下總算到了！」

小玲前前後後跳出跳進忙着招呼她，叫她就住在這里，好在親戚家沒有什麼人。

林志昭倦殆地點着頭，胡亂吃了點飯就睡下了，她無力地靠在枕頭上，磕睡爬上了她的眼皮。

「小玲，一言難盡，唉，明天再談吧。」她打算睡下去，忽然又昂起頭來。「啊，忘了告訴你，進城時碰到左淑君，她也是今天來的，說明天早上來看

你。」

接着她就像一條蛇樣地溜進了被。

窗外的凍雨點點的打在玻璃窗上，深巷不時傳來一兩聲淒涼的犬吠。室內的燈光有些黃澹，爐中的熊熊火光就更顯得旺盛起來。小玲坐在爐傍，若有所思的拿起火箸撥炭塊。林志昭輕微勻稱的鼾聲在沉靜的空氣中起伏着。

一直到一爐旺火快變成星星殘燼的時候，小玲才脫下外衣。

八

林志昭底事也確是「一言難盡」，三個月來事情變幻得連她自己也想想不到。

離

她剛到這工作隊來的時候，隊里的一切給她的印象都不壞，後來再看看隊里的工作和計劃，竟無一不合於她的理想，有些竟還是她那自謙爲「簡單」的腦筋所想不出的。她像被注射了一針興奮劑似的，高興得幾乎都沒有睡好覺。

爲

她像一朵彩雲似的來住着，和隊里的同志們誠懇懇地問詢着，攀談着。藏在心頭的一團歡喜，就不知不覺地流露在兩個淺淺的笑渦里。

之後，她就熟衷地不避勞苦地工作起來，忙得甚至都忘記吃花生米了。

隊里的一部分工作在她可以說是駕輕就熟的。比方說推廣農村教育吧，她竟比原來的隊員還在行。一個村莊里，只要她去過一次，第二天再去的時候，

她似乎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塊磁石，那些鄉下孩子就像許多小鐵片似的一齊被吸引了來。——有的小臉上塗滿了黑泥，有的光着屁股，有的鼻子和嘴之間閃着發亮的鼻涕……全都光着小脚板「拍達，拍達」地跳着把牠圍起。

「教我們唱個歌吧！」

「好不好，講個日本鬼子！」

像巢里的鴉鴉看見母親銜了食回來一樣，噉噉噉噉直抖。

「不要鬧不要鬧，一齊坐下來。先唱歌後講日本鬼子，好不好？」

「好好好！」

「一二三！」

一個個像小木椿似地坐下了。

林志昭就慈和得像一個仁愛的姐姐，唱過歌就和他們講起日本鬼子來。他們柔順得像他們家里養的那些小豬似的，全都鼓起小眼睛，張着嘴巴出神地聽

着，有的口涎就順着嘴角流下來。

至於那些鄉下女人呢，對林志昭可就更加歡迎了。林志昭親暱地手搭着他們的肩膀，喊他們「大嫂」「大孀」「婆婆」她喊得是那樣熟練，親親熱熱的像一家人樣的，絲毫沒有一點隔閡。她們怯生生的，可是又藏不住心里的歡喜，忙着燒開水給她喝。

「別這樣喊呀，——啊呀，這個小姐，人真好呀！」

當林志昭回去的時候，她們就圍在一塊你一句我一句地贊嘆起來。

「從來沒有見過，這小姐，真能吃苦！」

「人家吃苦是爲了我們的呀！」

就在這贊嘆聲中，林志昭在工作隊里就成了一個重要人物，隊長常常拍着她的肩頭用她的一口東北話誇贊着：

「老林，有你的，真行！」

隊長是女的，可是稱呼別人永遠像男的一樣，在姓上面加個「老」字。她是東北人，一個大學畢業生，只比林志昭大上六七歲，可是由於經過很多風浪的原故，看上去竟有卅多了。硬朗直爽的性情和她的黧黑健康的身體相稱地配起來。隊里的工作計劃，都是她一手擬定的，直爽使她不留心一些微細的顧忌，於是有些胆小的隊員就在她面前說些担心的話，她就輪起有稜的眼睛粗聲粗氣地。

「怕什麼，我是無黨無派的，只曉得團結救國！」

她仍然堅決地幹下去。

現在林志昭的工作成績獲得了她的信任，而她的果斷和魄力也使林志昭很欽佩，於是她倆就十分自然地成了一對好朋友。

可是無論怎樣上下交融，仍然減少不了外邊來的阻礙，陳舊的腐爛的渣滓蒸騰出的霉味不斷地向隊里襲擊着。當然，這並不能妨害她們的工作進展，只

要隊長找林三昭到屋里交換幾次意見之後，她就能通過各種複雜微妙的關係把它很快地解決過去。

隊長處理事件的作風，使林志昭有時聯想到光先生來，林志昭初到這里來的時候，是常常想起光先生的，後來光先生到了一個不容易通信的地方去了，林的工作又忙，這才漸漸地忘記。不過有時也和隊長談起這麼一個像她的人來。於是隊長就伸開胳膊攬着她的肩。挺男性地跟她開玩笑。

「你呀，真行！我要是男的，準向你求愛，老林。」說完了她就鬆開手天眞手哈哈地笑起來。

這種舉動，在平時林志昭是滿不在乎的，今天不知怎地竟有些難爲情地尷尬起來，於是像兩朵紅紅的月季花嵌上了她的笑渦。

「呸，胡說！」

罵過後，就出去又忙起別的事來了。

可是在這個社會環境里，困難像是夏天的蒼蠅，永遠撲滅不完的。就在她們忙得特別起勁的時候，原有的陳腐腐爛渣滓的霉味却配上另一種惡氣聯合着向隊里進攻了。

「哼，問題不簡單了」隊長把眉毛拉成了一條綫。目光炯炯地看着林志昭，林志昭的眉毛也就跟着逗擲起來。

「真的，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

她晚上就寫了封信給小玲——就是說到所謂「毒癮」的那封信。

這以後，就有一種不安和壓迫的情緒包圍着這工作隊的全體，她們的工作

就只有轉灣抹角地在進行着。

隊長爲了這，特地上總隊部去了一次，可是兩禮拜後帶回來的消息——是隊長辭職！

晚上，隊長把林志昭拉到自己的屋里。

「老林，我辭職的原因；你大概會明白的！」

林志昭微領着頭，一種難堪的苦惱在壓迫着她，只輕輕地顫動着悽惻的聲

音：

「沒有一點挽回餘地了麼？」

「看怎樣說，」隊長喪氣地坐在火盆傍邊，灼灼的火光在她黧黑的臉上蛇一樣地在閃動。「這是堅忍和妥協的分水嶺，再下去就是妥協了。」

她們誰都沒有說什麼，都過分地被細在憂愁之中，一種眼看着自己嘔心血繡出來的花朵就快被焚毀的情緒在控制着她們，只呆呆地看着那油漆板壁上為炭火的光燄塗上一條一條的閃爍不定的火舌。

不幾天新隊長就來了，同時就傳佈出一種風聲，這風聲是關於舊隊長和林志昭的、於是她倆就一同悄悄地離開了那縣城，隊長是另到一個地方去教學的，分手的時候，她告訴林志昭：「我們是分手了，可是無形的手仍然是緊緊拉

着的。」這纔林志昭就來到了省城，而在進城時湊巧就碰上了左淑君。

左淑君一清早就興緻勃勃地來到小玲這里。

林志昭開始把自己的這段經過告訴了她們，說鼓書似的夾着興奮，苦痛，憤慨各種情緒。說完了才精疲力竭地把自己向床上一擲，烏黑的頭髮散亂地撒在雪白的被單上，受了欺負似地嘆一口氣。

「到今天了，可是還這樣，唉！」

這一聲悠長的「唉」，像電流似地傳給了小玲和左淑君，她們不自禁地渾身振動了一下。

小玲像個石膏塑像似的，沉默地坐在那里，一動也不動。她有些迷惘起來，爲什麼林志昭的遭遇，居然和她在學校里所看到的竟有異曲同工之妙呢？因此現在林志昭的這樣激動的感情，她是頗爲了解的。她把深睫毛閃了一閃。

「地方還多着呢，是不是？」

林志昭向她苦笑了一笑。一轉眼就看到左淑君坐在那里伸出凸額頭，鼓着眼睛像個雨後的蟪蛄。

左淑君從來沒有聽過這些的，今天在她像投身在一個新的生活環境中，時而興奮，時而喪氣，時而悲哀，臉上的表情活像一個小孩子。最後，她就像比較兩個近似而又不同的幾何定理一樣的，把林志昭的經過和她自己這學期在學校里所遇到的，仔細比較着，推斷着。一下子就突然地尖聲叫起來——

驚

「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呀！」她暴躁地把一隻拳頭猛烈地敲着桌子。

這「砰」的一聲，使林志昭驚訝得從床上坐了起來。

「這些傢伙的心，比毒蛇還毒！全都是些吃人的人！」左淑君走進床邊對着林志昭。「他們不但自己吃人，還要逼着別人吃人，你要不吃的話，他們就吃了你！這批傢伙存在一天，我敢說，抗戰就一天不得勝利！」

她說得很急促，凸額上的青筋暴起多粗，嘴角上全是白沫子。她伸出舌頭掃了一下，就向林志昭更湊近一些。

「說起來真丟人，我以前的那些想頭，真又可憐又可笑！哼，我爲了我那些想頭碰了多少釘子，受了多少侮辱，結果我才在無數的釘子和侮辱中明白過來，清醒過來！現在，我深刻地認識到和這批傢伙在一塊，不是和他們同流合污，就得和他們對立反抗，想超然地自鳴清高，那簡直是作夢！——而且，你也清高不起來呀，除了你不想做一星星的事。」

鶯

左淑君一口氣說完這些就頹然地往床上一坐。

「聽說你下季不打算再去了，是不是？」小玲異常感覺興趣地聽她說完，就這樣試探地問。

「嚇，笑話，還去麼？我不能跟在他們後面去吃人，我更不甘心柔順地讓他們吃掉，去。去幹嗎？」左淑君像和誰生氣似的。

小玲並沒有生氣，只調皮地向她眯了眯眼毛。

可是那個接着又改變了語調，誠懇得幾乎像在懺悔。

「志昭，小玲，我現在才明白了你們以前說的那些話，唉，我太糊塗了，那時我祇知道背死書，那裏會懂得這些呢，做夢也夢不到哇，唉，我太糊塗了！」她說到自己過去的那些可憐可笑的事來，臉上都羞愧地泛起一陣陣的紅潮。

「不，淑君！」林志昭被感動地站起來，嚴肅地告訴她：「這是你從活生生的生活中獲得的教訓，比從書本內看來的要切實得多，過去，即使你明白了，也決不會有你現在了解這樣深刻的！」

小玲在旁邊同意地點着頭。

左淑君又告訴她們，下季回去打算在小學裏去教書。她要拯救這一些還沒有被污過的靈魂。另外還要做一些教育農民的工作，主要地是要提高農民的政

治覺醒。

「這工作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她抓住林志昭和小玲的手。「這是你們以前做過而被摧毀了工作，我願意在另一個地方繼續起來。小玲的話一點也不錯，「地方多着呢！」每一個地方都需要有人工作的！你們教育我吧，我太可憐了。」她的聲音隨着凸出的前額低落下。

一種崇高的友誼的熱情，把林志昭和小玲的眼淚都幾乎激動下來，她們三個人的手握得鉄緊鉄緊的。

覺

過度的愉快使林志昭高興得像個小孩子，她鬆開手就推着小玲：

「去去去，小玲，買包花生米來。」

「你看，這孩子，」小玲頑皮地向左淑君，「吃零食的老脾氣還沒有改掉。」

一包花生米買來了，一會兒花生皮就散滿一地。

第二天，小玲陪着她們就去找梁素潔和裴紋子，梁仍然是像招待小玲一樣地主婦般地招待她們。裴紋子却不在家。

途中她們打算回去的時候。

「嗚——」

警報就像狼一樣地嗥起來。

她們一同走出了城，在一塊荒地中坐下。林志昭就挺有興趣地把從路上買來的一包餅乾打開來。一塊一塊的咀嚼着。

緊急警報發出後不到半點鐘，她們親眼看見一隊敵機蠢笨地從東方天空中飛了過來。

「拍拍拍拍」幾陣機槍掃射之後，就接着炸彈的聲音「東，東，東，……」地震撼着地面。

聲音都似乎在較遠的郊外。

「抬到醫院去啦，傷，傷，傷，……這可不知道，她已經昏過去啦，嘔吐吐，……·像個血人，嘔嘔嘔……慘，慘，嘔嘔嘔，……」

梁素潔竟「◆◆」地哭起來了。

離

她們三個丟了飯碗，就和梁素潔坐上車趕到醫院。

驚

裴紋子平平地躺在床上，臉色慘白得像一張紙，金黃色的燙得彎曲的頭髮散亂地披拂着，眼睛緊緊地閉起，要不是鼻孔還有點輕微的氣息，簡直就像死去了一樣，床上雪白的褥單浸透了猩紅的鮮血，叫人看了，心就直哆嗦起來。

傷處已經檢查出來了，兩粒機關槍子彈從背部的右邊斜穿過去；都沒有透出來，據醫生說傷勢很重，就看今天晚上怎樣。

裴紋子的家屬也來了，他們臉上全堆上了像風暴前的烏雲，眼睛通紅通紅的像個爛桃子，悽慘的情緒控制着全病房的人。

直到傍晚的時候，裴才清醒過來。林志昭坐在她的身傍，她無力地抓着她的手，微微地睜開那雙黑大的眼睛——這眼睛已經消失了原有的那種迷人的光亮了。

「志昭……你……你來了……我……我……不行了……死……死……死……哎喲！」

一陣急劇的痛楚襲擊着她，她呻吟起來，慘白的臉龐變得像個乾菌子。

「你歇會兒吧——不要緊的！」林志昭眼睛濕潤潤的。

「不……」她咬緊了牙齒掙扎着。「我……死……我後悔……」

「這……太……太……太不值了……」她停頓了一下，無神的目光又向小玲投過「玲……你……你們……兩位……原諒……原諒……我……吧。」她吃累地又把眼睛閉上，臉色倒異常平靜起來。

大家都不能說什麼，可怕的寂靜似乎爬在每個角落裏。

電燈亮了以後，她們才懷着一顆沉重的心走了出來，小玲的鼻孔一路呼啦呼啦地直響。

第二天早晨，她們到醫院的時候，裴已經在早晨三點鐘的時候斷了呼吸了。來弔唁的人很多，身邊和脚下全堆滿了一束束的鮮花。

難

當裴被抬入棺的時候，一陣悲愴的感情迫使林志昭要哭，可是她却出力地咬緊牙根，腮上的肉一條條的鼓起，吝嗇地只讓眼淚在眼圈里轉動。左淑君背過臉來在嚶嚶啜泣，小玲想起了的過去的情形，就忍不住隨着梁素潔哇哇地大聲地哭起來。

回來的時候，天色陰沉沉的像一塊鉛，凍雨浙瀝地打在屋瓦上。她們冒着雨默默地低着頭向前走，誰都沒有想到要坐車，讓雨點無情地打在身上。

「唉，這次來究竟是送她的終，連一句話也沒有談。」左淑君悽涼地說。

「唉，可惜了她的聰明！」林志昭的聲音有點梗塞。

小玲揉着紅眼睛沒有做聲，頭髮已經濕碌碌地滴下水珠子來。

妻死後的第三天，左淑君就捲起行李回家去了。臨走的時候，她對林志昭和小玲像宣誓樣地，說是要實踐自己的諾言。

就在她回家那天，小玲得到了一個關於學校方面的不祥的消息。這消息像噩耗般使她十分驚異而且不愉快起來。

原來就在他離開學校不到十天左右，一種急性傳染病像颶風似地在學校裏流行起來，這病狀特別可怕，一傳染上了就準得住醫院；進了醫院一時是不會好的，自然也不會出來，說不定就死在院裏也未可知，她的同學就有很多的已經染上這病住進醫院了。據說她要是來省城的話，就很有可能也要住醫院，因為她的身體是非常容易傳染上這病的。

這個消息在她聽來，倒並不覺得怎麼突然，因為她以前曾經想到這樣的。不過無論如何，心裏總不免難受。這難受倒並不是怕生病，而是感到每逢做一

件事剛有點萌芽的時候，就會無端飛來了挫折。

她不想再在這些地方呆下去了，這些地方對於她簡直像沙漠一樣的枯燥，山洞一樣的陰鬱，找不出來一點溫暖和同情。

「這鬼地方簡直會活活的把人窒死的！」

她想着想着就想起春天曾一度想過的那些地方來——那裏有廣漠的平原，無邊的林木，新的環境，新的生活，新的意識，新的感情……總之，一切都是嶄新嶄新的！

覺 「那才有意思呢！」

她巴不得馬上背上就生出一對翹膀飛了過去，把這些佈滿陰謀陷害的腐爛的環境，連同自己的那些可恥的舊的感情扔去一雙破草鞋似的，頭也不回地丟開。

這樣，她就將她的學校流行傳染病的消息告訴了林志昭。

「你說這鬼事，怎辦呢？難道下季還去找病害麼？」

蘊藏在心底的憤怒，化成一絲苦笑在她嘴角邊閃動着。她沒有把她的新地想說出，她想聽聽林志昭對於這事的意見。

一陣陰雲堆上了林志昭的臉，正在咬着的一塊牛皮糖也放下了，她沉思了一會兒，才嚴重地說：

「以後怕還會更利害的，我早就想到了！那學校無論如何你是不能而且不必再去了——去了即或不生病，那傳染病的空氣會逼得你癱軟下來，一點事也不能做！」

「是啊！天下哪有那樣的傻瓜！」小玲條地跳了起來，睫毛直閃動着，她看出林的意見有些和她一致。「你以為我還會去麼？哼，現在轉學和回家我都不想了。『天下老鴉一般黑』，轉學又怎麼樣呢，還不是一樣要害癱症。回家，哼，那就是自己往黑山洞里鑽，往十八層地獄里鑽！可是我並有死呀！」小

玲漸漸地要引到自己的理想了。

「爲什麼這樣沉不住氣呀！你不是勸過我的麼，地方還多着哩！」林的眼睛炯炯地在發亮。

「是呀是呀，一點不錯！可是這樣陰暗的地方對於我是住得太久了，我需要新的刺激，這新的刺激，我遠在春天的時候就想過了。」小玲感情激動地說出了自己的理想，揮動着兩手，竟把桌上的一隻茶杯打翻了。

「我們一陣走好不？」林志昭悠閑地拈起那塊沒有吃完的牛皮糖。

「什麼？」小玲驚異地銳聲叫起來，林志昭要上什麼地方去呀？怎麼她在

這以前竟一絲絲也不知道！

「一——陣——走——」林志昭像賣關子樣地不先說出來，笑滿一蹙一顯地在逗着她。

那個被逗的有點生氣了，就噘起小嘴不理她。

「好好好，別生氣，聽我說。」

於是林志昭就低聲地說起來——她也厭倦！這些老鼠洞似的陰暗的地方了。在她離開那工作隊的時候，就計劃着上另一個地方去，那是敵人的後方；那裏的一切都是有生氣有力量的。現在已經由她哥哥接洽妥當，隨着一個懋勞團之類的組織一同出發，日期也很快了。她說着說着目光就黯然地似乎在企望着那未來的生活。

「到了那地方也許就一直呆下去了。」

「那你爲什麼不先告訴我哪？我也這樣想的呀，就是找不着門路。」小玲又歡喜又負氣地說。

「你看你，又來了！爲什麼先就瞪瞪哇哇嚷嚷出去呀？要大家全知道，才够風頭，是不是？」

「呸，誰說我這樣想？」小玲緘媚地笑起來，臉有點發紅。她雖沒有這樣

想，可是却忽略了，事先不應該「噫噫哇哇」的，她有點羞愧自己還不夠老練。

「說着頑的，說着頑的，我也打算這兩天就告訴你的。」林親熱地拍着她的肩頭。「不過要一陣走，你有什麼困難沒有呢？」

難

「有什麼困難？除了媽媽，」小玲堅定地往下說：「不過我現在的看法已經完全改變了，一年來的遭遇——聽到的，看到的，使我對於舊的感情，舊的意識噁心地憎惡起來。當然，這並不是說我不愛媽媽了——也許比以前還要熱愛她一些，不過唯其熱愛她，所以我更要振作起來，是不是，志昭？」

驚

林志昭只興奮地看着她。發亮的目光給了她一個肯定的答復。

「當然我這一走，媽媽一定會受到更多的冷嘲熱諷，更多的冤氣和苦痛的。」她想起舅舅來到學校時說的那些話。「不過，我想仍然有一股力量使媽媽生活下去的，那就是我的弟弟，她可以把對我的期望轉過來期望弟弟的，」她

像調侃她媽媽似她苦笑起來，她明明知道媽媽對弟弟的期望仍然是會像她一樣的落空的，除非是那時候人們的一切看法已經改變過來。

「小玲，你進步了！」

林志昭感動地伏在小玲肩上，小玲的頭漸漸垂了下去。屋裏充滿了一種緊張愉快的情緒，寂靜像一隻溫存圓潤的手撫摸着她倆的心。

「這樣，會不會有人說我們逃避哩——逃避黑暗，不敢和黑暗堅持到底！」小玲對於走，自己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不過僅僅就是這點，覺得有些「近乎」**「自私」**。

「我想不會的，我們並不是沒有和黑暗搏鬥呀！可是現在客觀環境上，已經不允許你和我再繼續下去了。我們這次走，並不是逃避！」林志昭肯定地說。

小玲笑嘻嘻地點着頭，深睫毛里洋溢着一般歡喜的光輝。

這樣，她們就把自己的計劃作了最後的決定。

行期一天天地迫近，她們就秘密忙着臨行前一些瑣碎的事。忙着忙着，有

一天梁素潔就興致勃勃的挺着隆起的肚皮走進來，一見面就說——

「呃呢呢，告訴你們兩位，『他』放了局長了，兩天內我們就要上局子去辦事，離這里還有六七十里呀。——真是，這回和你簡直沒有談好。」她挺抱歉似的，眉梢間却隱藏不住心頭的歡喜。

「恭喜恭喜，局長太太。」小玲頑皮地向她一鞠躬，語氣說不出還是挖苦還是真替她「恭喜」。

「別開玩笑了。」她把頭一扭，就替她的「他」訴起苦來：「『他』本是不想幹的呀，可是廳長非要他幹不可，你說這事……呢，真是……呢——」她不知怎麼說了，就「呃」了幾聲，從皮包里拿出一封信來。

「這左淑君給你們的，她不知道你們走沒有走，所以叫我轉。可是，你看，我竟在你們二位之先離開這里了！」

左淑君信上沒有說什麼重要的話，只是說工作剛開始，需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塊兒幹，她很希望林志昭能夠來，同時她也去信約了沈茜和馮友芝了。

林志昭和小玲看完了信，就和梁素潔敷衍了一會，梁素潔就匆匆忙忙要走了，出門的時候還一再的向她倆說：

「不要忘了呀！春天上我們局子里頑去，我一定親手給你們做兩樣菜。」

梁素潔剛轉身，林志昭看着她的背影就嘆息了一聲。

「唉，我看梁素潔已經是和表叔子一樣的死去了！」

小玲的深睫毛映了幾映，就悽然無語的搖一搖頭。

臨行的前一天，林志昭和小玲共同寫了一封信給左淑君，沈茜和馮友芝三個，最後有這樣一段話：

「陰暗的地方不是不需要人的，相反的却更爲迫切，我們並不是躲避黑暗的，可是氣候和疾病使我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們只有萬分誠懇地盼望你們在陰暗的地方多撒播些光明的種子。」

小玲本來還打算很簡單的給家裏去封信的，可是一想——

「算了吧 在路上再寫。」

於是她倆就在第二天的晨光曦微中離開這省城了，悄悄地離開了，悄悄地像唾棄了一口濃痰似地離開了。

在她倆離開省城後的三天，左淑君就接到了那封信，這時沈茜和馮友芝都已經先後地來到這裏。

信在她們三人的手中默默地傳遞着，看完了以後，一股錯綜着惜別，興奮，憎惡各種不同的感情，像把鉄箱子一樣緊緊地夾住她們。

信紙縱橫散亂在平躺在桌上，她們面對面的竟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窗外

傳進來一片天真無邪的小學生快樂的笑聲。

這笑聲像一隻無形的巨手，把她們抓了扶起來，一齊向窗外操場上凝視着。

操場上正在奔馳着一羣小學生，他們在搶球頑，一張張紅潤的健壯的小圓臉全是那麼生氣勃勃的像五月耀眼的陽光。

沈茜搖着頸項里的兩條短辮子虔誠地遙向着那一張張小圓臉說：

「你們這一代應該過完全幸福的日子了！」

雲

一九四一、四、二十八日脫稿。